

# 往星中

安特列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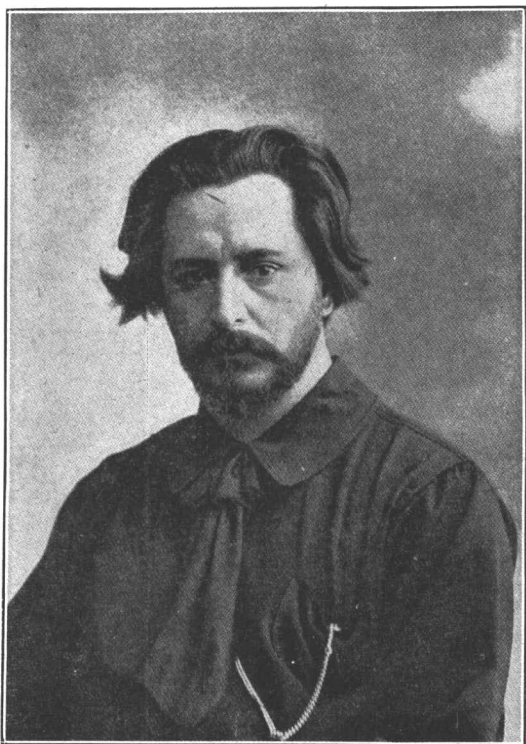
未名叢刊之一

往  
星  
中

俄國 安特列夫 著

李 霽 野 譯





Young Ansony.

## 序

韋素園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開場的俄國文學界有兩個代表的人物——戈理奇(M. Lozhnev)與安特列夫(I. Annin)。這時期有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兩種精神的衝突，在俄國歷史中可以算是多事之秋。忽而「希望」使人們高入雲霄，對於將來懷着狂熱的企求，忽而「失望」又把人們壓入黑暗的深淵裏去了；忽而狂歡燃燒着人們的胸懷，但不久憂傷又把人心籠罩住了。——這時期社會心情的變遷有如閃電一般迅速。戈理奇與安特列夫的著作是這些變遷的反照，雖然他們的著作中有着完全相反的情調。『倘若戈理奇是海鷲，勝利的歌者，那麼安特列夫便是烏黑的老鴉，叫着「這樣過去，這樣將來」的戰敗的先知。』(註)

正如每個作家都要受別人的影響一樣，安特列夫初年的著作中顯然有着契訶夫（A. Чехов）與戈理奇的影響在。一八九八年他的第一篇小說出世，引起了戈理奇的注意，一九〇一年他在知識叢書中爲安特列夫出了第一本小說集。這時期中所作的謊言（Ложь—1900），色爾格彼特羅維奇的故事（Писемка о Сербее Петровиче—1900），牆（Стена—1901）這些作品，已經顯出這年青的作者自己的色彩，他的黑的羽翼已經生出了，預備要飛往自己的絕望和死亡的世界。

雖然安特列夫是生着黑的羽翼的「戰敗的先知」，在他的著作中我們還不斷地遇到勇猛的，闖入生活的底裏的人物，在這些人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們的生命力的飛騰，雖然他們代表的是死與絕望的威嚇和恐怖。在耶拉撒爾（Иерусал—1906）中，作者把死的毀滅和恐怖具體地表現出來了，但是同樣熱烈的是這底裏的對於生命的企求。在黯淡的遠方（В темном даль—1900）給與我們的是絕望的重壓，主人公是森嚴冷酷的人物，但是在這裏面我們不是可以看出那在生命的烈火中燃燒過

了的斑痕嗎？馬賽曲（Мараши——1903）的主人公是一個卑微無用的人，他有「野兔和負重的牲口的軀體」，但是也有「人的偉大的靈魂」。他要死的時候還要求他的同伴們爲他唱馬賽曲——革命的口號。

在另一方面，他是繼承着陀思妥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精神的，他被稱爲俄國文學上的伊萬喀拉瑪若夫（Иван Карамазов）。（註）安特列夫著作中的許多人物都是愛用腦子去深思一切，愛「生活的意義甚於生活」，心靈失了和諧，永遠有「是」與「否」存在心中的惑疑者。黑假面人（Человек в маске——1907）的主人公羅連卓公爵，安那思瑪（Аннэма——1909）的主人公安那思瑪，都可以重複思想（Мучи——1902）中克爾任茨夫的句子：『我永遠囚在這腦海裏，囚在這牢獄裏。』

生在多變幻多事的時代，受戈理奇的樂觀革命的作品的影響培植，承繼着陀思妥夫斯基的深究惑疑的精神，這樣便形成了安特列夫著作的基本情調。

安特列夫的著作對於生活發現兩種真理：「心」對於生活的執着，「理智」對於生活的厭棄；因之有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堅信與懷疑，絕望與革命。兩種真理的衝突——大概可以算作安特列夫全部著作的題詞吧。這或者是幾種影響融和的結果，在這種融和的進程中便漸漸地現出安特列夫的真自我。

往星中 (В звездах—1905) 是安特列夫的第一篇戲劇，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的作品。這劇似乎就是表現這兩種相矛盾的真理，和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的。塞爾該臺爾諾夫斯基是一個著名的天文學家，因為覺得生活之無意義，便把世間的一切看為「無益的憂慮」，而以天文學為避難所，想在星辰中探尋超自然的生命，做着「永生的兒子」的夢；就是在他聽到他的兒子尼古拉下獄幾於被鎗斃了的時候，他也是恬靜如常，毫不以為意。他說：『在世界上每秒鐘都有人死，在全宇宙裏每秒鐘或者要毀滅一個整世界，我怎麼能為一個人的死亡而哭喊失望呢？』他安靜地在山間做着他的工作，雖然下面閃動着革命，並且他的家庭中有幾個人也加入這革命的

運動。革命失敗了，尼古拉在獄裏受虐待，變成白痴了，瑪露莎，尼古拉的未婚妻，說出這消息時，塞爾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暫時失去了變常的恬靜，但是他隨即向瑪露莎解釋說：「他在你心裏，他在我心裏，他在一切人們的心裏。……人沒有死亡，永生的兒子沒有死亡！」

瑪露莎詛咒生活，感受到現時生活的罪過和苦楚，她會罵塞爾該冷酷無情，並且說：「星辰於我生疎，我不知道誰住在那里，」所以她是和塞爾該不同調的，和他立於完全相反的地位。她是「在一切前面衝鋒」的女子，她雖苦惱人間，却不能忘却人間，她說：「我的靈魂，像受傷的鳥一樣，一再一再地落到世間。」塞爾該勸她不要再到尼古拉那里去了，但是她說：「我要去。我要如保存聖物一樣，保存尼古拉所留下的東西——他的思想，他的銳感的愛情，他的溫存。」

在劇末——

塞爾該（兩臂伸向星辰） 祝福你，我的不相識的遠方的朋友！



但是

瑪露莎(兩臂伸向大地) 祝福你，我的親愛的受着苦痛的兄弟！

對於生活之意義，這劇中是有着深刻的追詢的，這結尾似乎暗示出兩種態度，如我前文所說，雖然作者並沒有什麼答語。

以後安特列夫又作了不少戲劇，重要的有：撒瓦(Cava)——1906)，人的一生活(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1906)，國王(Царь)——1907)，黑假面人，安那思瑪等。如果安特列夫是「烏黑的老鴉，叫着「這樣過去，這樣將來」的戰敗的先知」，他的烏黑的羽毛也是在往星中以後才生齊，雖然在瑪露莎說「我要建築一個城市，在城市裏我要安住……一切討飯的，殘廢的，瘋狂者，和盲人。……我要宣告猶大做這城市的帝王；城市的名子叫作「往星中」。」的時候這種沉黑恐怖的思想已經有了萌芽了。

註：

見黎戈夫——洛加契夫斯基（Л. Г. Логачевский）著最新俄國文學史  
略（Черта по истории новейш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第八章，  
標題為俄國文學上的伊萬喀拉瑪若夫，係專論安特列夫者，  
作者曾以此書為參考。伊萬喀拉瑪若夫是陀思妥夫斯基的最後一部小  
說喀拉瑪若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的主人公，懷疑思想的  
代表者。

——一九二六，四，二五。

未名叢刊，4，往星中 實價四角五分 不許翻印

1. 苦悶的象徴。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再版已出。價五角。二種北新
2. 蘇俄的文藝論戰。俄國楮沙克等作；任國楨譯。價三角半。書局發行
3.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魯迅譯。價七角。
5. 窮人。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說；章叢蕪譯。在印。
6. 十二個。俄國勃洛克作長詩；胡敦譯。在印。
7. 外套。俄國果戈里作小說；章素園譯。待印。
8. 白茶。俄國現代獨幕劇集；曹靖華譯。待印。
9. 小約翰。荷蘭望藹覃作童話詩；魯迅譯。待印。

北京東城沙灘  
新開路第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  
售處發行

## 劇中人物

塞爾該，尼古拉維奇，臺爾諾夫斯基。——久居國外的俄國科學家。天文臺長。有名望；許多學院和科學會的會員。五十六歲，但是看着要年青些。舉止穩和，安靜，而且很端莊；正如他的姿態的拘謹和端重，——不煩瑣。爲人謙遜小心，但是持事冷淡。

瑩娜，亞歷山德夫娜，臺爾諾夫斯珈。——他的妻子，差不多相同的年紀。

尼古拉——二十七歲。

他們的孩子

安娜——二十五歲。美麗而纖弱。服裝不合適。

皮珈——十八歲。蒼白，清秀，柔弱，黑髮；白色翻領。

瓦羅丁，阿列克色維基，越和柴夫。——安娜的丈夫。三十歲。紅頭髮。自負，誇張，好談諧。有時候粗暴。工程師。

瑪露莎——尼古拉的未婚妻。二十歲。美麗。

包萊克——瘠瘦，高身材，禿光的大腦袋；謙恭。三十二歲。人很機械。吸雪茄煙。

約瑟，阿蒲羅摩維奇，崙慈。——猶太人。二十八歲。使用正確儀器的習慣使他的動作拘謹而且確着；但是興奮的時候，他周圍走動並且熱情地作着手勢。

華西里，華西里維奇，席託夫。——年紀不明。高身材；頭髮多；表面愚笨，常是坐着。本質很好。

豪萊奇——工人。三十歲，黑黑的，中量身材；很漂亮；濃重的環拱眉；見識遠大。樸素，莊重，不愛多言。

施米德——年青；短小身材；面目瘦小，但頗均正；衣着整潔；語音溫和。形貌不

大奇特。

明娜——僕女。

福來子——僕人。

一個老女人。

原书空白页

## 第一幕

山裏一座天文臺。天色已經很晚了。戲臺上現出兩間屋子：第一間類似食堂，寬大，白厚牆頭；窗子後面有種白東西在暗黑裏閃動，窗臺很寬；一個大壁爐裏正燃燒着大段的木頭。擺設簡單粗陋，沒有軟椅和簾幕。幾張印畫——天文學家和被星辰領向耶穌的東方博士的肖像。一條通到圖書室和爾諾夫斯基研究室的樓梯。後面的一間屋子是寬闊的工作室，多半同第一間一樣，不過沒有壁爐。一兩張棹子。星辰和月面的照像；幾件極簡單的儀器。

臺爾諾夫斯基的助手包萊克，坐着工作。瑩娜亞歷山德夫娜和席託夫在前面屋子裏正在談話；皮珈正在閱讀；崙慈來回地走着。一個德國厨娘正在爐



邊預備咖啡。

窗外暴風雪狂吼怒號，壁爐裏的木材熾燃。鐘聲以規律的間續鳴響，呼喚那迷塗失路的人們。

瑩娜 鐘老是響來響去，有什麼用處。哦，這四五天裏怎麼沒來一個人呢！我們天天只是坐在這里想：那里的人們還活着嗎？

皮珈（停讀。） 有誰來？誰個要到這里來？

瑩娜 也許有人哪。誰都可以從下面上來。

皮珈 他們真有工夫來爬山咧！

席託夫 是的，這是一個艱難的地方，隔絕着一切人，好像我們是在一座被圍的城市裏一樣。

瑩娜 幾天裏我們也要沒有東西喫了。

席託夫 那麼我們這樣坐着好了。

瑩娜 你說得真好，華西里華西里維奇。你像一隻熊一樣依仗你的肥胖還可以過活一星期，但是我和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怎麼辦呢？

席託夫 爲他留下一點東西，我們都各顧各好了。崙慈，崙慈！你不能坐下嗎？

（崙慈沒有答應，仍然前後走着。）

瑩娜 這真是一個好地方！聽——我覺得好像有人扣門。聽，聽！（她聽。）沒有，我錯了。怎樣的暴風雪！我們那里沒有過。

席託夫 有過……在大草原上。

瑩娜 我沒有在大草原上住過……我不知道……怎樣的打着雷子！

皮珈 你只是白白地等着，媽媽。不會有人來的。

瑩娜 能麼？……（稍停。）……讀以前的舊報，還是怎樣呢？……但報是讀過多次的了。約瑟阿蒲羅摩維奇，你可聽到一點新消息麼？

崙慈（靜立着。） 我怎麼能聽到什麼新消息？多麼奇怪的問話！這是完全不能夠

的。……你說我怎麼能聽到什麼新消息。奇怪！

瑩娜 噢，我，我只是說……你不用着急。我一想着那里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我的心便難受極了，我的上帝呵！

席託夫 他們在打着仗。

瑩娜 他們在打着仗！你說得真容易：你沒有人在那里，但是我有我的孩子。我們現在是一無所知；倒好像是在林子裏似的……不，在林子裏至少有一隻烏鴉飛，或者一隻野兔跑過，但是這里……

崙慈（走來走去。） 那里也許已經打了決勝的仗了。或者一個新的世界已經建立在舊世界的遺址上面了。

席託夫 我不這麼想。不像。

皮珈 你爲什麼不是那麼想？你沒有讀內閣已經辭職；全市都豎起堡柵；無產階級已經佔據了市政廳的新聞嗎？在這四五天裏能又發生了什麼事！

席託夫 哦，也許，我不知道……但是，坐下吧，崙慈。依我計算，你在這幾天裏走了二三百里路了。

崙慈 隨我！我不和你麻煩，你也不用攪擾我。多麼魯莽，干預別人的事！我沒有向你說，席託夫，不要成天做夢；你已經睡了一輩子了。我沒有說。

（皮珈走到崙慈跟前，彷彿和他說了些什麼。他們一同來回地走，時或談句把話。）

瑩娜（低聲向席託夫。）咳，惹不得！華西里華西里維奇我們用杯咖啡解解愁——你以為怎樣？

席託夫 我倒願喝茶。

瑩娜 是的，我也很願，但是我們從那里弄茶呢？茶和莓子汁倒還不錯。

席託夫 但是我更愛和糖。

瑩娜 我能夠對你說，我已經慣於這裏的各種事物，山和這裏的寂寞，但是我所不

能忘記的惟一的東西是我們俄國的赤楊樹。當我想着牠們，並且惦念牠們的時候，我便像瘋人一樣一哭幾點鐘。我們的房子，在自家的田產上，建在一個山坡上面，四面圍着赤楊樹的林子——那是怎樣的林子呵！雨後從林子裏飄溢出那麼怡人感官的芳香，哦……哦……（她擦拭眼睛。）

席託夫 那你預備預備到俄國去過兩個月就是了。

瑩娜 那麼我把他留下和誰在一起呢？他也常常用力勸說我，——但是這怎麼能够呢？假如他要忽然病了呢？——我們又都不是很年青。

席託夫 我將來留在這里。

瑩娜 算了，算了，莫談這話了。沒有赤楊樹，也無須乎要，……我不過是因你提到偶而說說罷了。算了，算了，這里也是很美麗的。春天快要來了。……

席託夫 假如有人把他遣到西伯利亞，你也去嗎？

瑩娜 爲什麼不去呢？就是在西伯利亞人們也要生活，哼！

席託夫 你是一個可敬愛的婦人，瑩娜亞歷山德夫娜。

瑩娜（仁慈地。） 呆子。那是向老婦人說的話頭嗎？——但是正經說，你爲什麼不

娶親呢？你要定居在這里並且像我和塞爾該尼古拉維奇一樣過活。

席託夫 不，我怎能那樣？我不能呆在一個地方。

瑩娜（笑着。） 哈，哈——倒像。

席託夫 是這樣。今天這里，明天那里。我不久也要把天文學捐起來了。我還沒到

過澳大利亞洲哩。

瑩娜 到那里幹什麼？

席託夫 什麼也不幹。我要看那里的人們怎樣生活。

瑩娜 但是你沒有錢，華西里華西里維奇，只有有錢的人纔遊歷得方便。

席託夫 我不是要遊歷。我只乾脆跑到那里去。我將來在鐵路上或是工廠裏找個位

置。

瑩娜 天文學家去幹這事嗎？

席託夫 爲什麼不能呢，那容易學。我懂得點機械學。我生活用費不多，我是不過於講究的。

（稍停。暴風雪狂號得更凶。）

皮珈 媽媽，爸爸在那里？他在工作嗎？

瑩娜 是的，他叫不要擾他。

皮珈（聳肩。） 在這樣時候他怎麼能工作！我真不明白。

瑩娜 他能這樣工作。你以爲沒有目的地穿來穿去好些嗎？包萊克也正在工作着。

皮珈 哦，包萊克，……關於包萊克倒沒有什麼話可說！

（輕聲和崙慈談話。）

席託夫 包萊克是一個大天才，過五年他要成名哩。一個精力充實的人！（瑩娜亞歷山德夫娜笑。）你笑甚麼？或者你不這樣想。

瑩娜 哦，我不是笑那個。他是位奇人。我知道這是我的錯，但是有時我忍不住要笑。他好像一種儀器。你覺得那種儀器像他？

席託夫 我不知道。

瑩娜 測星儀，我想。

席託夫 我不知道。使我驚異的是你怎麼能那樣笑。

瑩娜（嘆氣。）不笑不行，只有笑有時是唯一的解脫。哦，讓我來告訴你。以前我們帶着孩子和所有物離去俄國的時候，事情弄的不好，只有僅僅够買車票的錢，一點也沒得多。並且這是怎樣發生的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我把車票失了。我從來沒有失落過東西，但是……

席託夫 這在那里，在俄國嗎？

瑩娜 我倒願是在俄國，但是我們已經過了邊界了。我們是在一個奧國的車站前——小孩子，行李，枕墊……我一看見了這些枕墊，我便突然笑起來。實實在在



的，我一回想到時，便覺得好笑。

席託夫 瑩娜亞歷山德夫娜，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爲什麼塞爾該尼古拉維奇被俄國流放了？

瑩娜 他不是被流放的，是自己走的。他和他的長官爭論過。他們要強迫他簽押卑污的文件，但是他拒絕了，並且他又激烈地把話向總長一說。我們於是離開了，他便到這里的天文臺上來。我們在山裏住了十二年了。

席託夫 那麼他若要回去便能回去嗎？

瑩娜 爲什麼回去？你知道，在俄國沒有這樣天文臺。

席託夫 赤楊樹呢？

瑩娜 廢話，廢話！……聽聽：有人在扣門。

（風暴狂號。）

席託夫 不是，你錯了。

瑩娜 哦，不……明娜，看一看是不是有人來。這鐘真使人難受極了。常常覺得好像是有人在外面走似的。你聽着嗎？

（風暴狂號。鐘鳴。）

席託夫 三月的風暴常常格外凶猛。在下面春天，我們這里却是真正的冬季。杏花想是已經開過了。

明娜 沒有人。

瑩娜 那里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那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尤其爲闊蘭克（註）擔心。他是一個不知害怕爲何物的人。槍也罷，砲也罷，於他都是一樣。天啊！我不敢想着這個。要能知道一點簡短的新聞也好；但是我們這四天好像是埋葬在墳墓裏一樣。

席託夫 不久就都好了，並且一切事你都能够知道。風雨表上昇了。

註——尼古拉的祝嘯稱呼。

瑩娜 假如他只爲自己的事戰爭也罷了。 然而而是爲着外國人，並且爲着外國的土  
地。他要和他們一起作甚麼呢？

皮珈（熱情地。） 尼古拉是武士，他幫助一切被壓迫的人，不論他們是誰。一切的  
人都是一樣，誰的國家是無關什麼緊要的。

崙慈 外國人，土地，國家——我不明白這些。是什麼意思——外國人，國家？只  
是這種劃分才產生奴隸。當一家被劫掠的時候，別家人安安穩穩地坐着。當一  
家遭遇殺害的時候，在別家的人們說，『這不關我們事。』國人！外國人！我  
是一個猶太人，並沒有祖國，難道我對於每個人都是外國人嗎？不是，我是每  
個人的國人。是的……（來回地走）是的！

皮珈 實在的。只有窄心眼的人們才把地球畫成這許多小區段。

崙慈（來回地走着。） 是的，我們別的什麼也聽不見，只是——國人！外國人！黑  
人！猶太人！

瑩娜 你又扯到你那一套老話上去了。真醜！我說一點於那有關的事了嗎？我說蘭克做錯了嗎？我自己讓他到那里去，並且說，『去吧，孩子，快去，因為在這里你要更爲憔悴了。』哦呀，蘭那有什麼不好的事嗎？我說這話，我心裏悲苦極了。我在這樣焦灼，這樣悲哀裏過了整整的一星期……你們在夜間熟睡，但是我却不能合眼；我只是不斷地聽着，聽着：——暴風雪和鐘鳴，鐘鳴和暴風雪。好像有什麼人哀號，好像埋葬什麼人似的。……不能，不能，我將不能見着我的蘭克了！

（暴風雪和鐘聲。）

皮珈 媽媽，不用煩惱；一切事都要變好了。他不是自己一人在那里。爲什麼有事就剛剛碰到他呢？自家寬心些。

席託夫 莫說安娜塞爾該維娜和她的丈夫和瑪露莎都還在那里。他們要得看顧他的。並且你知道各人都怎樣愛敬他。他現在好像一個將軍樣，有許多侍衛跟

着，他們決不至讓他白白地陷入危險的。

瑩娜 我知道；但是我將怎樣呢！不過不要和我說起瑪露莎。安娜是一個穩重的婦人，但是瑪露莎——她總是向前面衝鋒。我知道她。

皮珈 那麼你要怎樣呢，媽媽？瑪露莎應當自己藏起來嗎？

瑩娜 好，盡你們的興打吧，我不願過問。但是不要打算說服我；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不是一個小孩子。我年青的時候，我自己曾經和狼打過。

席託夫 和狼？我真沒想到你是這種人。是怎麼一回事？

瑩娜 哦，沒有什麼。一次冬天的夜裏我騎着馬前進的時候，狼撲到我跟前，我用槍把牠們打跑了。從那以後我常被他們嘲笑。

席託夫 你也會打槍麼？

瑩娜 在這樣生活裏是不用學就會的，華西里華西里維奇。我曾和我丈夫到土耳其斯坦旅行過一次，騎着馬走了一千五百俄里的路程，像男子一樣在鞍子上坐

着。哦，我所走過的艱險！有一次我幾乎淹死了，兩次差不多被燒死；……

（溫和地）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世界上沒有什麼比孩子病了更爲可怕的事。有一

次，也是在旅行的時候，關蘭克咽喉紅腫，起初我們以爲是白喉。哦，我們多

麼痛苦！沒有醫生，也沒有藥，並且最近的住戶至少離有五十俄里或者還多。

我匆匆跑出帳幕，一頭跌倒地上！……想着可怕。你知道，我們的孩子死了兩

個。一個是塞爾先克，七歲，那一個只是個嬰兒罷了。安娜未成人的時候也幾

乎死了。但是我爲什麼和你談這些事情呢？……我們作母親的擔受一副重擔

子，華西里，華西里維奇……感謝上帝，孩子們都還不錯。

席託夫 是的，尼古拉就是一個特出的人。

瑩娜 闊珈！在我所認識的一切人裏，我不曾遇見過他那樣的人。我剛剛才說那是

外國的事：你看我是多麼自私。但是闊珈，假如他看見獅子踏壞了螞蟻窩，他

就要自己跑去赤手空拳和獅子打。那是他的性情……那里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情！哦，那里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席託夫 假如我要不是這麼想到澳洲……

包萊克（走進） 我能在這里向你找杯黑咖啡嗎，瑩娜亞歷山德夫娜？

瑩娜 爲什麼不能？自然能……明娜！（退出）

席託夫 你的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包萊克 很好。但是你爲什麼一點事也不做？

席託夫 這樣天氣，我怎麼能够想做工作！並且，另外還有這些事情……

包萊克 那不是俄國人的懶惰嗎？

席託夫 誰知道呢，也許這是懶惰。

包萊克 那是壞的，親愛的同事……崙慈，塞爾該尼古拉維奇給你的核算作好了

嗎？

崙慈（簡決地。） 沒有。

包萊克 那不自費嗎！

崙慈 白費也罷，不自費也能，都不干你的事。你和我一樣是一個助手，你沒有權

柄教訓我。哼！

包萊克（轉過去，聳着肩頭。）席託夫，請你告訴他們把咖啡送到那里。

席託夫 好。塞爾該尼古拉維奇現在正在作什麼？新近我完全沒有和他相見了。

包萊克 現在正作着非常重要的東西！我自己是一個良好的工作者，但是對於他所

顯示出的堅忍和超越的腦力我還是喫驚。奇異的腦子！沒有擾攘的紛亂，正像

我們的儀器一般！他以時計機的精確去工作：我相信他所作的三十年的推算不

會顯出一點錯。

崙慈（也在聽着。）他不僅是一個勤敏的工作者，他是一個天才。

包萊克 實在。號碼和數目因他而活動起來，真像兵士一樣進行。

崙慈 你把每件事情都引到操練。好俏皮的軍旅組織！



包萊克 沒有操練便沒有勝利，親愛的崙慈。

席託夫 確實。

崙慈 我對於他有比你們更高的意見。我相信他看着了永生，他看着牠正如我們看

這些牆頭一般清楚。哈！

包萊克 我沒有異論……你沒得到革命終止了沒有的新聞嗎？

席託夫 什麼新聞？你聽外面是怎樣的聲喧。

包萊克 哦，是的，我把這種境况忽略了。

皮珈 據最近的報紙……。

包萊克 不用，不用，一切終了的時候你才告訴我罷。我不關心瑣事。

（瑩娜亞歷山德夫娜走進。）

瑩娜 那里一個人也沒有；我自己出去看去了。荒涼透了。

包萊克 勞你駕，瑩娜亞歷山德夫娜，給我把咖啡送到那里。

瑩娜 好好。你去工作吧。工作在這樣時候完全是一種娛樂。

(包萊克退到第二間屋裏。)

皮珈 但是我的意見以為有些時候工作實在是不體面。

瑩娜 皮珈！皮珈！

皮珈 我沒有法子制止。你為什麼不讓我到那里去呢？我要在這個洞裏變瘋了。

瑩娜 親愛的皮珈，你還沒到十八歲呢。

皮珈 尼古拉沒到十九歲便坐了監了！

瑩娜 在那里有什麼好呢？

皮珈 他工作了！

瑩娜 這事你應當和你爸爸商量。他定奪怎樣便怎樣。

皮珈 他說，『去。』

席託夫 那麼為什麼歇下了呢？

皮珈 我不知道。我不能够。那里，閃動着這麼偉大的戰爭，但是我……我不能，我不能，……（退出。）

崙慈 皮珈又神經緊張了，你應當對他操點心才是，瑩娜亞歷山德夫娜。（隨着皮珈出去。）

瑩娜 哦，天呵，叫我怎麼辦呢？

席託夫 沒有什麼：那是要過去的。

瑩娜 他柔弱得像一個女子。他自己能幹什麼！他新近很不安靜。現在這個崙慈又來說我們應當對他操點心，然而他……

席託夫 哦，崙慈自己也是一個樣，快要變成顛狂。

瑩娜 我看出了。華西里華西里維奇，謝謝你，你倒還恬靜！否則我們不如埋葬了完結。

席託夫 是這樣。我常常是安靜的；這是我的性情。我有時也願意興奮，但是不成

功。

瑩娜 好性情。

席託夫 我不知道。自然是合適的性情。可惜我們弄不到一點報紙；我喜歡讀着外面的的人們怎樣鬨動的事。

瑩娜 你可知道，四年前崙慈還在這裡——國外——求學的時候，他的雙親都在坡

格隆（註）時代被殺害了？

席託夫 是的，我聽說過。

瑩娜 他自己從不說起那件事。他忍受不住。他是一個不幸的青年人；我有時不能看着他而不流出眼淚。又有人在扣門？

席託夫 沒有。

註——坡格隆是俄國有權位者鼓動人民殘殺猶太人和別的民族的暴動，異常殘酷，此字意

謂漸漸殘滅，又譯爲猶太人虐殺。

瑩娜 兩年以前，也是在這樣天氣，有個小販跑到我們這裡來。他已經是半死了。但是他甦醒過來的時候，他隨即繼續經營生意。

席託夫 我要作一個小販到澳洲去。

瑩娜 但是你不懂英文。

席託夫 我懂得一點。我在加里佛尼亞學過英文。

瑩娜 我要再看看報紙。我不能想別的事情。你也看看，華西里華西里維奇。

席託夫 我不想看。我願在壁爐旁邊坐一坐。

(瑩娜亞歷山德夫娜戴上眼鏡，並掀開報紙；席託夫坐在壁爐旁；包萊克工作。風暴。鐘聲。)

瑩娜 我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現在正在作什麼呢？我兩天沒有見着他了。他在上面喫飯，並且他不准任何人走進去。

席託夫 唔，是的。

(暫時靜止。)

瑩娜(讀着報。)可怕！什麼是機關槍，華西里華西里維奇？

席託夫 是一種特別的兵器。

(暫時靜止。明娜端咖啡給包萊克。)

瑩娜 那麼我自己可以拿一架機關槍，並且把他們……？

席託夫 可以。牠們是危險的東西。

(暫時靜止。)

瑩娜 風暴是怎樣的狂號！簡直不能夠讀！倘若你要到澳洲去，華西里華西里維

奇，我將要爲你可惜。你不去罷，你要去嗎？

席託夫 是的，我必得去。我不能呆在一個地方。你可知道，瑩娜亞歷山德夫娜，

我很願繞遍全世界——看看牠是什麼樣子。從澳洲我要到印度；我還不曾看過

自由的老虎。

瑩娜 但是爲什麼你一定要看呢？

席託夫 我不知道，瑩娜亞歷山德夫娜。我喜歡看一切事物，看各物究竟像什麼樣子。在我們家鄉的村莊裏有一座小山，我小時成天坐在那里，常時看望一切。

我研究天文學只是要能夠看望。我不留心於推算。兩千萬英里或三千萬英里有什麼分別呢？我也不是很愛談話的人。

瑩娜 得了，得了，我不願再談了。看望你的吧。

(暫時靜止。風暴。鐘聲。)

席託夫(沒有變動地位。) 你要和塞爾該尼古拉維奇一同旅行到坎拿大嗎？是不是

看日蝕？

瑩娜 到坎拿大？一定去！他旅行怎麼能少掉我呢？

席託夫 將來很苦，路程太遠。

瑩娜 沒有什麼，只要這里各事都很好。哦，哦，想起來真可怕！

(靜默。風暴。鐘聲。)

瑩娜 華西里華西里維奇！

席託夫 什麼？

瑩娜 你沒聽到什麼嗎？

席託夫 沒有。

瑩娜 又有什麼響動似的。

(暫時靜止。)

瑩娜 華西里華西里維奇，你什麼也沒聽到嗎？

席託夫 什麼？

瑩娜 我聽到開了一槍。

席託夫 這里怎麼能開槍？你錯了。

瑩娜 但是我分明聽到了。



(暫時靜止。遠處放了一槍。)

席託夫 真的！他們在開槍。

瑩娜(跑。) 明娜！明娜！福來子！

(席託夫緩緩地起來，第二次槍聲，較爲近些。皮珈和崙慈急忙地跑進來。)

皮珈 怎麼回事？

崙慈 不知道。我們去！

(席託夫靠窗子聽。包萊克轉頭看望一下空屋，又重新繼續着工作。砰  
砰闔門聲。狗吠聲。)

瑩娜(走進。) 我已經派些人和佛兒干(狗名)一陣出去了。許是有人迷路了。

席託夫 鐘呢？

瑩娜 風從那方向這裏颳。你聽槍聲多麼清楚。

包萊克(走進。) 用得着我嗎？

瑩娜 現在用不着。第一先弄點熱的飲料。

(門又砰砰作響。可以聽着語聲。安娜和臺萊奇走進，爲雪所遮蓋掩

沒，衆人伴着；他們抬進越和柴夫。)

瑩娜(在門限上。) 怎麼一回事？安娜？

安娜(去掉頭巾。) 媽媽，熱東西，趕快！我們都半死了。我怕瓦羅丁要凍僵了

呢。趕快！(幾於昏眩地倒坐椅上。)

瑩娜(迅速地走到越和柴夫跟前。) 瓦羅丁！什麼事呀？

臺萊奇 他受傷了。

越和柴夫(微弱地。) 不用……煩焦，丈母，沒有什麼危險……我的腿……

瑩娜(看着臺萊奇。) 這位是誰？

臺萊奇 一個同志。

瑩娜（帶忽然恐怖的神氣周圍看望。） 闊珈呢？

（暫時靜止。皮珈，流着眼淚，奔到瑩娜亞歷山德夫娜跟前。）

皮珈 媽，媽！沒有什麼事。不要害怕！沒有什麼事。

瑩娜（輕輕地把他推向一旁；安靜些。） 闊珈在那里呢？

安娜（漸漸回復過來，在傷人旁開始張羅。） 唉，媽媽，沒有什麼希奇，他在監獄

裏面。

崙慈 什麼意思？慢些，慢些，我一點也不明白。什麼意思！

瑩娜 在監獄裏！在什麼監獄裏？

安娜 老天！這有什麼不明白的。我們逃跑了，這就完了……並且我們要在這裏藏

躲。

包萊克 那麼革命已經終止了嗎？

崙慈 但是我不明白。真是這樣？……

臺萊奇 是的。我們敗了。

(暫時靜止。)

安娜 媽媽，你給我們預備一點熱東西！水，白蘭地，……你有棉花嗎？

臺娜 什麼東西馬上都弄來了。明娜！(走)在獄裏！……

席託夫 我們要得叫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臺娜 我派人去了。

包萊克 請你告訴我們事情的經過情形……您先生？……

臺萊奇 臺萊奇。

越和柴夫(衰弱地。 ) 要不是臺萊奇我許被殺了。安娜，不要再煩擾了。我自己覺

得……妙極了。

安娜 我不明白我們怎樣能對付着跑到這里！可怕。今天從早八點起我們便到山

裏——一整天。我們在邊界上幾乎被捉住了。

崙慈：我不能够相信……

皮珈 娃珈（即崙和柴夫），你怎麼？——你苦痛嗎？

越和柴夫 我的腿受傷了……被一個開花彈的碎片打傷的，並且……我的頭也受了

一點微傷。這沒有什麼。

崙慈 他們用開花彈打你嗎？

越和柴夫 資產階級……自己防禦得倒不壞……

安娜 瓦羅丁，你不必說了。一切都是多麼可怕！一切都是多麼可怕呵！開花彈把

我們的人炸成碎片，死的人成千成萬。在市政廳旁我看着一堆死屍！

瑩娜（走近些。）關珈呢？告訴我關於關珈的事。

安娜 我們實在不知道他在那里。

瑩娜 什麼？但是你曾經說……

皮珈 瑪露莎也不在這里。你們隱瞞着什麼了。喂，你說過，崙慈……

崙慈 皮珈，皮珈！我真想不到他們是這樣！我不能够相信……

安娜 我們何苦要隱瞞呢。

臺萊奇 太太，放心吧；我準信尼古拉在活着。

安娜 哦，臺萊奇能告訴你一切事。他和闊珈一同在堡柵上。

臺萊奇 最後堡柵已經差不多被軍隊佔了，尼古拉受了傷。他站在我旁邊，我看見他倒下了。

安娜 哦，天阿！他受了致命的傷了嗎？或者他已經死了？告訴我！

臺萊奇 我想他的傷不利害。

福來子 教授先生（即塞爾該）說他就來。

安娜 自然。忙什麼！

安娜 唉，唉，告訴我這回事！

臺萊奇 我想許是一粒槍子或一顆炮彈打傷了他的肩膀，起初他完全明白，但是以

後他昏去了。我挾着他走進一條僻巷，但是我遇着一陣騎兵支隊。和他們長久爭持是不行的，因為有使他被槍斃的危險；所以我讓他昏迷着落入他們的手中，我便回來了。現在他大概在獄裏。

瑩娜(哭) 闊珈！闊珈！我們坐在這里什麼也不知道！我的心預感到了。我明白！  
他的傷不危險麼，你說？

臺萊奇 我想不危險。

瑩娜 瑪露莎呢？爲什麼你沒有說到瑪露莎的事呢？她被殺了嗎？

安娜 哦，沒有！娃珈，你要一點水和白蘭地嗎？

臺萊奇 我們只在短時間裏看見她。她留在那里，打算尋找同志尼古拉。

瑩娜 唉，瑪露莎實在是個勇敢的女子。這對，這對，你們看她怎樣地英勇！您怎樣，臺萊奇……你不要一點白蘭地嗎？你看你是多麼倦乏。你喝一點東西吧。我想要親吻你，但是我知道這不是你所愛的。

臺萊奇 萬分榮幸。

(他們互相親吻。)

瑩娜 唉，瑪露莎，瑪露莎！這位臺萊奇也是……明娜！(退出。)

崙慈(十分煩擾。) 那麼一切都是枉費了嗎？

包萊克 顯然是。

崙慈 那麼枉費了這一切的流血，成千成萬的受難者，和這次空前的戰爭，這……

這……可詛咒的！哦，爲什麼我到了這里呢？爲什麼我不在那里和我的弟兄們

躺在一齊呢？

越和柴夫 怎麼……你想要資產階級一下子把自己的權柄全交出來嗎？……資產階

級……不是糊塗東西。你要躺下，機會多着呢。

臺萊奇 戰爭還沒有終了。

包萊克 你是工人，臺萊奇君？



臺萊奇 我是工人。剛好我沒有告訴臺爾諾夫斯基夫人，因為我不願讓她白白地喫驚，尼古拉許被槍斃了。

皮珈 槍斃啦！

臺萊奇 我們起程到這里來的時候，我聽說他們要不加審判槍斃所有的囚人，就是受傷的也是一樣。

皮珈（震驚以兩手掩臉。） 好可怕！

崙慈 野獸！他們常是飲人血過生活。血齊到他們的頸子了。

越和柴夫 對啦，……他們從不願作……素食者……

崙慈 你怎能對這事開玩笑呢？

安娜 你不應當說話，娃珈。

越和柴夫 這是我的……破傷的腿……使我鬧這樣談話……現在我要安靜了，安

娜……我倦了。但是我願看看……我們的天文家……做作怎樣的臉。

臺萊奇 莫做聲！（瑩娜亞歷山德夫娜走進。）戰爭的時候，我們自然不能對他們

定下戰爭的律令。

席託夫 塞爾該尼古拉維奇也來了。

（塞爾該尼古拉維奇現身於樓梯上，忙向下走。）

塞爾該 什麼事呀？尼古拉在那里？

瑩娜 不要怕，爸爸，他受傷了，在監獄裏。

塞爾該（在梯子上站着。）難道那里還在廝殺？難道那里還有監獄嗎？

越和柴夫（惡狠狠地。）他從天空……跌下了！

幕落

原书空白页

## 第一幕

山裏晴朗的春天早晨；無雲的天空，放射着日光。後面右方，可以看見天文臺的一角，和往上去的高層樓；中間是庭院，如在廟宇裏一樣，爲地瀝青的道路所橫穿。庭院不平，傾斜至臺後深處，有一堵開一個門的石牆。石牆後面，岡巒起伏，但是都不比天文臺建在上面的一座山高。近前些左方，陡坡上面現出一個屋角和石頭露臺。完全沒有草木。

第一幕和第二幕中間相隔有三星期的時間。越和柴夫坐在帶輪的安樂椅裏，被安娜來回推着。席託夫靠牆坐着，在太陽地裏取暖。他們都穿着春服，席託夫却穿着呢衣。

席託夫（坐着。）我來推這輪椅吧，安娜塞爾該維娜。

安娜 不用，坐在那里吧；我不喜歡勞任何人的駕。……你覺得好些了嗎，娃珈？

越和柴夫 好些了；但是我們只在這裡轉來轉去像老鼠在捕機裏一樣幹鬼嗎？推我到席託夫那里；我也想從太陽那里得點氣力。好，就在這裡。多麼愉快呵！

安娜 你爲什麼不工作，席託夫？

席託夫 春天太陽一微笑的時候，我便不能呆在我的屋裏。第一先自己好好取暖，於是就……

越和柴夫 席託夫，你不是一個小土耳其人嗎？

席託夫 不是的。

越和柴夫 那你怎麼這樣呢：這樣坐着並且看着肚臍子……

席託夫 不是，我不是小土耳其人。

越和柴夫 我很明白你：坐在溫暖的太陽裏是很舒服的。尼古拉不能有這種快樂是

多麼可惜！我知道濕汀堡監獄；不但太陽永遠穿不進那里，就是天空也是看不見的。我僅只在那里過了一個月，我完全像在陰濕裏的一塊緊壓布。多麼怕人。

安娜 無論怎樣能活着還算是萬福。我確信他們要把他槍斃了的。

越和柴夫 等一等；事情還沒有完哩。我們應當喚醒瑪露莎，好趕緊知道一切詳情。

安娜 她到得晚。

越和柴夫 我聽着她了。她唱歌把全屋都吵醒了。我十分驚異，誰能在這個大幕裏唱歌呢！我想莫非是包萊克發現了一個新星。

席託夫 只要她唱，一切事必定都還不錯。

安娜 我不明白怎麼能在人人都睡覺的時候唱歌。

安娜（在露臺上現身。） 慈崙沒來嗎？

安娜 沒有。

瑩娜 怎麼回事！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正在叫他，——我怎麼對他說呢？他們都像羊一樣到處跑，只有包萊克做着工作。我們的瑪露莎呢——昨天她那麼唱歌！我快樂得不能夠呼吸了，……哦，我想……

越和柴夫 叫醒她，丈母。

瑩娜 哦，不用。我不叫她。她要睡，讓她睡到夜晚罷。

越和柴夫 那麼叫醒施米德。

瑩娜 不用，我也不叫醒施米德。他走路走得那麼疲倦，並且帶來這樣好消息——

我不讓他睡好覺！崙慈回來的時候招呼他上去。（走去又靠門站住。）太陽照耀得這麼溫暖，華西里華西里維奇，正如在俄國一樣。我近來在一小塊地上種

了些蘿蔔。假如要生出的時候，我知道要有人覺得牠們有趣哩。（退出。）

越和柴夫 有精力的老太太！蘿蔔！哈。

(暫時靜止。)

安娜 席託夫，你那樣向前面瞧着的時候，你可想着什麼事？

席託夫 不；我爲什麼要想呢？我只是看望着。

越和柴夫 胡說！怎麼能不想！假如你不想，那麼你是在回憶什麼事情。

席託夫 我沒有回憶。但是……在紐約倒是愉快的：我住在最繁華的街市上一家旅館裏，我也有一個露臺……

越和柴夫 唔？

席託夫 坐在那里看着人們怎樣步行和騎馬是很快樂的。繁華的街道，非常有趣。

安娜 美國人有很高的文化。

席託夫 不，我不那樣想。不過大概說來是有趣的。(暫停。)但是崙慈在那里呢？

安娜 他昨天晚上和臺萊奇一同到山上去了。

越和柴夫 他們要作幾種測量吧？



席託夫 測量？

越和柴夫 臺萊奇常常有些東西測量的。無疑地他測量了我們的烏萊尼亞（註）廟並且看爲可以作一個第一等的槍械儲藏室。現在他在測量山。大概他要在那里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建立兵工廠。

安娜 臺萊奇是一個夢想家。

越和柴夫 不，不全是。他的夢想裏有種特別的思路。有時似乎完全是空幻的，但是却實現了。總而言之，他不是好探聞事的人。他說話少，但是沒有人像他那樣會宣傳。他要使月亮像太陽一樣光亮，以你們天文學的話來說。我想不出尼古拉在那里碰着他。

皮珈（從屋裏出來。） 日安！

越和柴夫 爲什麼這麼不高興，皮珈？

註 Urania 是司天文學的女神。

皮珈 哎。

安娜 你知道尼古拉在獄裏嗎？

皮珈 我知道。媽媽告訴我了。

安娜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那麼酸味，好像喝了醋似的。看着真討厭。

皮珈 那麼不要看我。

席託夫 皮珈，你和我一同到澳洲去。

皮珈 爲什麼？

安娜 你常常問，「爲什麼？」「爲什麼？」好像小孩子似的。昨天別人要他到山裏

去，他仍然還是問，「爲什麼？」那麼你喫飯是爲什麼？

皮珈 我不知道。隨我，安娜。

越和柴夫 我不能說你這是特別有禮貌，朋友。哦，他們來了！（臺萊奇和崙慈出

場，滿身泥污。）崙慈，天文家在叫你哩。預備好；他要責備你呢。

崙慈 去他的鬼……有罪，安娜塞爾該維娜。

安娜 哦，沒有什麼。我不是溫存的小姐，我也和你一樣想。

皮珈 廢話！

越和柴夫 你怎麼遊逛的，臺萊奇？你找着什麼東西了嗎？

臺萊奇 地方真好。

安娜 你可知道瑪露莎夜裏到了？

臺萊奇（脚步猛向前進。） 真的嗎！尼古拉？尼古拉呢？

越和柴夫 槍斃了，絞死了，磔死了。

安娜 沒有！——他在活着！他在活着！

（窗子後面音樂和瑪露莎的歌聲。）

瑪露莎（唱）

我在陰暗的牢獄裏窗檻的後面坐着；

你豢養在自由裏的小鸞啊……

臺萊奇 他在獄裏？被救了嗎？

瑪露莎（唱）

我的憂傷的友伴，

在窗檻的下面，

鼓舞着羽翼，

啄那般紅的肉粒……

越和柴夫（唱）

啄着，撒着，看着，向着窗檻，

他的幻想好似我的一般——

他向我目語，

並向我高聲呼喚，

好像想說：

讓我們飛去呵！

瑪露莎（走出，熱情地。）

「我們是自由的鳥；

是時候了，兄弟們，是時候了，

去吧，

向那烏雲後閃耀着的孤山；

去吧，

向那無際的蔚藍着的海邊；

去吧，

向那里——那里遊逛着……只有風和我！」（註）

註——此歌係魯賓金所作鮑四入。

臺萊奇 瑪露莎！

安娜 多麼荒謬的音樂會！

安娜（從後面出來，拭着眼睛。） 我的年青的小鸞兒……

越和柴夫 丈母，你這個發聲好像是說，「我的年青的小鸞兒……」

安娜 就是小鸞兒也罷；你看你好像剝得這麼精光，即刻就要放進湯鍋裏去似的。

瑪露莎 你好，安娜。（向臺萊奇）尼古拉問候你。

臺萊奇（迅速地以手蒙眼，即又放下來。） 我很快意。

瑪露莎 並且問候你們所有的人。也問候你，病殘的人。

越和柴夫 你看見他了嗎？

瑪露莎 讓我們飛去呵！

崙慈 這不大好。大家都是這麼想知道……

瑪露莎 我見着他了，這不就完了。讓我介紹施米德君吧——一位出衆的先生。此

刻他在銀行裏有個位置，但有時他却爲革命事業盡許多力。他極像一個偵探，因此他幫助了我好多……鞠躬，施米德！

施米德 我非常樂於和你們交識。日安。

瑪露莎 皮珈，小弟弟，你爲什麼這麼難受？

越和柴夫 瑪露莎，說一句不好聽的話，你簡直是不成樣子。

瑪露莎 哦，哦，不用生氣，殘疾人。難道在今天還能够生氣嗎？……他在濕汀堡的監獄裏……

衆聲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

瑪露莎 他們要槍斃他。

瑩娜 哦，天呵！槍斃關珈？

瑪露莎 不用焦心，親愛的媽媽，不至于發生那類事情。我是女伯爵毛麗翠；出身於顯貴的家族，不過只有采地在那里。（向空中揮手。）他們很壞，但是也非常

笨。

越和柴夫 不錯，他們實在笨。

瑪露莎 最難的是打聽他在什麼地方。他們隱瞞着囚人的名字，因為想把他們不加審判地靜靜地處死。但在這些地方施米德君幫助了我。施米德，鞠躬！

（塞爾該尼古拉維奇進來。他穿着破舊外衣，戴一頂皮便帽，大衆對

他恭敬施禮，但是頗冷淡。）

瑩娜 爸爸，你聽瑪露莎告訴我們什麼話。他們要槍斃他！

瑪露莎 哦，是的，我說了好半天。簡單一句話，我會威嚇並且請求，借助於歐洲

的公衆輿論和他父親的科學的地位，——他的處刑已經延期了。我也到監獄裏

去了……

越和柴夫 他怎樣？

瑪露莎（皺着眉頭。） 他……有點沮喪，但是不久便會好的。



瑩娜 他的傷呢？

瑪露莎 不值得提起。傷已經治好了，他是那麼強壯。但是他們放在怎樣的一個

牢房裏！是地窖，土洞，陰溝——我不知道怎樣叫牠才好。

越和柴夫 我知道。我在那里蹲過。

瑪露莎 但是給我那麼高聲一吵，他們允許把他轉到一個較好的牢房。塞爾該尼古

拉維奇，他親摯地問候你，願你在工作上成功，總之他很關心你這裏……

瑩娜 在這種境况裏，還想得起這樣的小事。

塞爾該 親愛的孩子！我很感謝他。

安娜 多麼大度！

崙慈 你自己怎樣呢？他們怎麼沒抓住你？

瑪露莎 那天兵士們也把我捉住了。但是我那麼竭力哭喊，並且求他們可憐等着我

回去的祖母，他們讓我走了。不過有一個兵士用槍托輕輕地打了我……

崙慈 多麼殘酷！

瑪露莎 在我的裙子底下曾放有小旗，我們的小旗！

越和柴夫 旗沒壞嗎？

瑪露莎 我用英國編針把牠扣住，但是多麼沉重呵！我會把牠帶到這里。這次在

施米德的襯衣裏面，假如施米德要不這麼矮小……

越和柴夫 他也不算矮小。爲什麼你不把牠帶到這里來？我願看一看……我們的小

旗！——唔？

瑪露莎 我願我們再去戰爭的時候才展開牠。崙萊奇，你可知道是誰陷害我們？

崙萊奇 知道。

施米德 叛黨和奸賊都必得處死！

（瑪露莎笑；崙萊奇輕輕地微笑。）

越和柴夫 施米德君，你多麼好血殺！

施米德 可以用電氣殺，那麼便可以沒有血流了。

瑩娜 哎，闊珈呢？

瑪露莎 尼古拉？聽着吧。沒有外人在這裏嗎？沒有僕人？很好。……他要逃亡。

臺萊奇 我願去幫忙。

瑪露莎 不用，臺萊奇；闊珈要你留在這裏。你知道他們多麼火急地在搜索你。

臺萊奇 那有什麼。

瑪露莎 並且一點也不必需，各事我已經預備；一切都已齊備了；臺萊奇，你可以

在邊界上作點別的事。但是要得款子——一大筆款子；將來有一個兵士和一個

看守人和闊珈一同跑。自然他要到這裏來。今天我就要走。頃刻的時候也不能

枉費。

越和柴夫 真聰明，瑪露莎！

瑪露莎 朋友，我是這麼快樂！

瑩娜（望着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錢？

塞爾該（望着瑩娜亞歷山德夫娜。） 我們有錢嗎？瑩娜，這是你掌管的事務。

瑩娜（慌忙地。） 只有三千……

瑪露莎 要得五千，

瑩娜 哦，還有那……（看着她丈夫，他微微點頭不語；快樂地。） 那麼，這里已

有三千。謝謝上帝！

席託夫（羞怯地。） 我們都可以捐助。我有二百盧布。

崙慈 包萊克有錢，很有錢。

安娜 向他求什麼事是困難的。他多麼小氣。

越和柴夫 胡說！正是這樣人我們必得找他！皮珈，請包萊克到這里來……告訴他

有要緊的事，不然他是不願來的。

瑪露莎 要緊事現在都已經定規了，錢已經有了。（唱）

「他向我目語，

並向我高聲呼喚，

好像想說：

讓我們飛去呵！」

臺萊奇，我要和你說話。你看你多麼憐！你到那里去了？（二人同退場。）

崙慈 看她是怎樣的一位姑娘！她是一輪太陽！她是火力的狂風！她是一個猶迪

斯！（註）

安娜 是的，太熱情了一點。革命用不着這些狂風和暴動，——假如你想知道，我

告訴你：革命是必要忍耐，堅決，靜默的一件事業。但是這樣狂風……

崙慈 革命也得要天才。

註——Judith 是一個猶太的女英雄，僞從亞西利亞的將軍 Holofernes，乘其醉於

幕中殺之，因以救其國。

安娜 我不知道。天才兩個字已經被人們糟糕地濫用了。一個人能踏軟索——天

才。一個人終身凝視着星辰……

越和柴夫 不錯。可敬的天文家，你們天空的事情怎樣？

塞爾該 很好，謝謝你。地上的事情呢？

越和柴夫 不大好，你可以看着。在大地上常常有些事走錯，可敬的天文家。時時

有人殺害別人，有人在哭着，有人陷害他的同伴……唉，我的腿痛。我們離天

體的和諧還遠哩。

塞爾該 那里也不永是和諧；那里也時時發生災禍。

越和柴夫 多麼可惜！……那麼對上天的希望也消逝了。喂，你在想着什麼，施米

德君？

施米德 我在想着每個人都應當作個強者。

越和柴夫 哦！你是強者嗎？

旋米德 不幸，我不是強者。我生時，自然剝奪了我的構成力量的某種本質。我很怕血，並且……

越和柴夫 並且怕蜘蛛？哦，我問你：你是買做得現成的衣服，還是定做呢？

包萊克（走進。） 我能怎樣效勞？諸位日安！

越和柴夫 哦，包萊克君，要用二千盧布……我不能說這是一筆借款，因為你或者不能拿回這筆錢……

包萊克 我可以問是作什麼用嗎？

越和柴夫 供給尼古拉塞爾該維奇逃亡。你能給這筆錢嗎？

包萊克 真是樂意。

越和柴夫 他……

包萊克 不用，不用，請你不用說瑣碎事。可敬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我今天可以用一用你的屈折望遠鏡嗎？

塞爾該 可以，可以。今天是我的假日。

(包萊克一鞠躬退去。)

越和柴夫 真正的科學家！你覺得他怎樣，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塞爾該 他是非常有能爲的。

安娜(輕浮地。) 天文學有什麼真實用處呢？

越和柴夫 爲着造曆書，大概。

(瑪露莎和臺萊奇走靠近些。)

瑪露莎 那麼你作這件事吧，臺萊奇。……他們又攻擊你嗎，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安娜討厭天文學好像是她私人的仇敵似的。

塞爾該 我已經慣於這些了，瑪露莎。

安娜 我沒有私人的仇敵，這是你知道的。但是我不喜歡天文學，因爲我不明白地

上各事都安排得這麼糟糕的時候，爲什麼一個人能老向天空呆瞧。



席託夫 天文學是人類智慧的一種勝利。

安娜 依我的意見，大地上要沒有了飢餓的人民，這種人類的智慧許要偉大得多。  
瑪露莎 這樣的山峯！這樣的太陽！在這樣的日光中你們怎麼能高談而且爭論？

崙慈 你好像是反對科學，安娜塞爾該維娜！

安娜 不是反對科學，却是反對拿科學作藉口以逃避社會責任的學者。

施米德 人必得說：『我要！』責任是奴隸的圈套。

瑩娜 我不喜歡這一類的談話。這只是使各人發脾氣。華西里華西里維奇，你起

來！我只要告訴你（引他到露臺）：留着你的錢。我們可以够用了。包萊克是

位非常慷慨的青年，並且要用的時候……（她笑）……他仍然還是一個測星儀。

席託夫 那你怎麼到坎拿大去遊歷，瑩娜亞歷山德夫娜？錢呢？

瑩娜 我將來找得着。我們還有一全年的工夫。我懂得怎樣聚錢。聽着，我以朋友的情分請求你。他們又要攻擊我的丈夫，因為他們知道他不愛回嘴。你要幫助

他，好不好？

席託夫 好，好。

塋娜 現在我去了。我要得預備關珈的襯衣，還有許多要忙的事……（退出。）

塞爾該（接着說。） 我很愛有益的談話。在一切的談話裏我可以看見微微的光明火

花，並且是那麽美麗，好像是天河似的。但是多麼可惜，人們大半只談些瑣

事！

安娜 人們常常盡用冠冕話逃避他們的工作。

越和柴夫 你是異常恬靜的人，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我覺得你幾乎是不會生氣見

怪的。你曾經哭喊過嗎？自然我不是說在你常常不穿袴子到處亂跑的快樂時

期，只是說現在……

塞爾該 哦，哭過。我很愛哭。

越和柴夫 呵哈！

塞爾該 當我看着哈黎(註)曾經預言過要發現的「白列」彗星的時候，我便要流淚。

越和柴夫 很好的理由，雖然我不大明白。諸位，你們明白嗎？

崙慈 自然明白。不過哈黎也許錯了。

越和柴夫 哈，那豈不更使人扯着頭髮絕望地哀哭嗎？

瑪露莎 你太過甚其詞了，瓦羅丁。

安娜 他的孩子幾乎要被槍斃的時候，他還完全不動心。

塞爾該 在世界上每秒鐘都有人死，在全宇宙裏每秒鐘或者要毀滅一個整世界。我

怎麼能爲一個人的死亡而哭喊失望呢？

越和柴夫 哦！施米德，對不對，這是強者，正合你的脾胃？那麼，假如尼古拉的

註——E. Halley 是十八世紀時英國的奈端一派中最著名的天文學家，于學術上有許

多貢獻。他曾測定一種彗星的週期，豫言牠將于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間再現的

事，尤爲世間所知。一六五六年生，一七四二年卒。

逃亡不成功，並且把他……

塞爾該 那自然很可悲傷；但是……

瑪露莎 不要這樣開玩笑，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我聽着這樣說笑，我心裏不好

過。

塞爾該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親愛的瑪露莎。我全不懂得怎樣說笑話，雖然我愛聽

別人說，比如瓦羅丁。

越和柴夫 謝謝你。

席託夫 是那樣，塞爾該尼古拉維奇不會開過玩笑。

瑪露莎（憂傷地。） 那更壞了。

越和柴夫 有什麼意思——用天文學的棉絮塞住兩隻耳朵！舒服，安靜。聽隨全世

界像一條狗樣狂叫……

崙慈 釋迦年青的時候，看見了一隻飢餓的母虎，他捐棄自己作了牠的搏物。他沒

有說，『我是一個神，我有重要的工作要作，你只是一隻飢饉的猛獸。』他犧牲了他自身。

塞爾該 你們看這個銘文（指着天文臺前面）：『*Haec domus Uraniae est. Curae procul este profane. Tenetur hic humilis telus. Hinc ITUR AD ASTRA.*』意思是：『這里是一座烏萊尼亞廟。無益的憂慮遠離吧！下面的世界在這里被輕視。從這里人們往星中去。』

越和柴夫 是的，但是你以為什麼是無益的憂慮，可敬的天文家？一顆開花彈打傷到我的腿骨……依你的意見，這也是一個無益的憂慮嗎？

安娜 自然。

塞爾該 是的。死亡，冤屈，不幸，大地上一切的暗影——都是無益的憂慮。

越和柴夫 那麼，假如明天出現一個新拿破崙，一個新的暴君，在他的鐵拳裏握碎了全世界；——這也是一個無益的憂慮嗎？

塞爾該 是……我是那麼想。

越和柴夫（周圍看望並且蠢笑。） 哈，這樣呵！

安娜 真討厭！這是一種什麼神，牠只盡興讓人受苦，而牠自身……

瑪露莎 臺萊奇，你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

臺萊奇 我在聽着。

越和柴夫 只有受政府供給，十分平安地坐在自己家裏的人才能夠那麼說。

塞爾該（微微赧顏。） 並不常是十分平安，瓦羅丁。加利略（註）是死在獄裏的，布

路諾（註）在火柱上燒死了。往星中去的道路是撒滿了血的。

越和柴夫 實在，那一切事情都是遇過的……基督教徒也會被逼害，但是這事止不

住他們轉過來在木柴上燒炙無辜的天文學家。

安娜 爸爸也有他的紀念物，他把牠鎖在鐵門裏藏着。

註——Galileo 是意大利著名的天文學家，生於一五六四年，卒於一六二四年。

塞爾該 這樣不好，安娜！

越和柴夫 是什麼傢伙？

安娜 從倒塌的老天文臺上得來的一片磚瓦；並且和些原稿本的碎片。

瑪露莎 安娜！你怎好意思！闊珈也不至自行放蕩說出這些話……

安娜 尼古拉脾氣太好，那是他的短處。

（皮珈走進來靠牆靜站着，別人都沒有留意他。）

越和柴夫（激怒地。） 這許就是我們步步爭吵的緣故……

瑪露莎 算了！算了！……臺萊奇，你有什麼話！……

臺萊奇（鄭重地。） 我們必得常常進取。這里說着失敗，但是沒有失敗。我只知道

註——G. Bruno 是意大利的哲學家。他大胆地反對羅馬舊教，因於一五九三年被舊教

徒所捕入獄，七年不風，終以火刑死。其對天文學則承繼哥白尼的學說，信太陽爲中

宙中心。生於一五四八年，卒於一六〇年。

勝利。地球是人手裏的黃蠟，我們必得緊揉牠，捏牠，並且把牠鑄成新樣式。但是我們必得常常進取。假如我們衝撞着牆頭，我們要把牠拆毀；假如我們和山撞頂了面，我們要把牠掘去；假如我們走近了深淵，我們要得飛過；假如我們沒有羽翼，我們要得做起來！

越和柴夫 說得好，豪萊奇！要得做起來！

瑪露莎 我覺得好像已經有了羽翼！

豪萊奇（鄭重地。） 但是我們必得進取。假如地球在我們脚下開了裂，我們必要用鐵將牠固接；假如地球要碎成片片，我們必得用火將牠鐵煉；假如天空崩塌在我們頭上，我們必得伸出雙手把牠推還——這樣！（作推還的動作。）

越和柴夫 哦！這樣！

（有幾個人不自然而然地模仿豪萊奇的動作，他如撐持着宇宙的、一樣站着。）



臺萊奇 但是我們必得進取，趁着陽光還在照着。

崙慈 太陽要熄滅呢，臺萊奇！

臺萊奇 到那時候再燃起一個新的。

越和柴夫 不錯，不錯。說說！

臺萊奇 並且只要牠將來還暫時照耀着，我們總得永遠不止地進取。朋友們，太陽

也是一個工人！

越和柴夫 這才是。天文家！哈，鬼東西！

崙慈 永久不止地進取！

越和柴夫 進取！哈！鬼東西！

（人人都興奮起來，散成幾組。）

崙慈（興奮。） 諸位，我請求你們……事情不能就讓牠這樣停下了。死者！不僅是戰爭勇敢和爲自由而淪亡的人們，並且還有那些受難者，他們都是成千成萬的

——他們完全是無辜……但是他們都被殺害了！

(靜默。)

瑪露莎(大聲叫喊。) 群山呵，我在你們面前立誓！太陽呵，我在你面前立誓；我

要放尼古拉自由！……群山有一聲回響嗎？

崙慈 沒有。假如牠們有回響，像在童話裏一樣，牠要回答說：對！

安娜(向席託夫。) 多麼情狂！我不明白瓦羅丁……

席託夫 不，沒有什麼。你可知道，我等一等才到澳洲去了；因為我也願看看尼古

拉塞爾該維奇。

瑪露莎(看着天空。) 我怎樣願飛翔呵！

越和柴夫 這就是天文學！可敬的天文家，這樣天文學者合你味嗎？

塞爾該 合我的味。他叫臺萊奇，是不是？

越和柴夫 他叫臺萊奇就和我叫俾士麥一樣。這個鬼東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真名

字是什麼。

崙慈（匆忙地從這組跑到那組。）我幸福，我這麼幸福，你們知道……我的父母——

——他們都被殺害了。並且還有一個姊妹。我從不願說及這事……我想，我爲什麼要說呢？我要把這事深深地埋在我的靈魂裏面，我要只我一人知道。但是現在……你們可知道，他們是怎樣被殺害的？臺萊奇，你明白我嗎？我從不願……

皮珈（向席託夫。）爲什麼只是這樣？

席託夫 哼，有趣。

皮珈 爲什麼，早遲都是一死——你我和這些山？爲什麼？

（他們都分成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自己站着。）

越和柴夫（歡快地向着瑪露莎。）把臺萊奇吊起來還算待他便宜。尼古拉怎麼遇着

了他！哼，他真個要逃亡咧，瑪露莎！

瑪露莎（疑惑地。）我害怕別的事……

越和柴夫 還有什麼？

瑪露莎 唉，值不得談。沒意思！

越和柴夫 但是關於什麼事？你想起什麼來了？

瑪露莎（起始不答；於是突然笑並且唱。） 讓我們飛去呵！

瑩娜（頭伸入窗裏。） 我的年青的小鶯，來喫飯吧！

越和柴夫 啐吓——啐吓——啐吓！

瑪露莎 我們要喝香賓酒！有嗎，媽媽？

衆聲 不錯，不錯，香賓酒！

瑩娜 沒有香賓酒，但是有「珈色瓦西」酒。

（大笑聲；驚呼聲。）

塞爾該（引瑪露莎到一邊。） 瑪露莎，現在我要到屋裏去了。我不願攪擾大家。

瑪露莎（冷然。） 不用，不用。爲什麼呢？我們今天這麼快樂。

塞爾該 是的。今天我也想爲着你到了做個同歡會；但是不成功。

瑪露莎 你和我們在一處喫飯吧。

崙慈（高聲叫喊。） 我們一定要把包萊克拉來。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很好的人。我

願去找他來。

衆聲 包萊克！包萊克！

塞爾該 不，我不去喫飯。

瑪露莎 多麼可惜！瑩娜亞歷山德夫娜要很愁悶呢。

塞爾該 告訴她我在工作。你走以前到我那里去，瑪露莎。（沒人留意他走去。）

瑪露莎 施米德，你在那里？你要作我的武士。我們還和你有許多事情哩……諸

位，他非常像一個偵探，是不是？

安娜 瑪露莎太無禮了。

瑪露莎 你們可知道：有一次我必須搬到他那里，但是他說，『不能，——我住在

一個安靜的德國人的家庭裏，允許過他不帶婦人或狗。」

施米德 連誰也沒有睡過。在我的房裏放有一張新綢子裝置的沙發，他們每夜總得

看一看，有沒有人睡在上面。可怕的人們！

越和柴夫 那麼你應當搬移，施米德。

施米德 我不能搬。房租他們已經用在先頭了。

越和柴夫 那你可以不給！

施米德 不行。他們……

崙慈（扯着包萊克走進；叫。） 他來了！好容易才拉來！他像水蛭一般緊爬在屈折

望遠鏡上。

包萊克 諸位，這只是強迫。我在那里還沒有作完……

瑪露莎 包萊克，親愛的包萊克，今天我們這麼快樂，你又是一個可親的好人，我

們都這麼喜歡你。

包萊克 很樂於聽，但是我不知道你們爲什麼這麼快樂？革命終局於你們並沒有好處。

越和柴夫 我們想出了新計劃。我們……

包萊克（手向外揮。） 是的，是的，我相信你們，我相信你們。

瑪露莎 我們要舉觴爲天文學壽，天體萬歲！

包萊克 不幸我什麼酒也不能喝；酒使我頭痛並且使我不舒服。

越和柴夫 包萊克的最好飲料是機器油。包萊克，你喝不喝點油？

瑪露莎 不，我們要喝純「珈色瓦西」酒。

崙慈 走吧，包萊克，你是多麼樣的好人啊！

瑩娜（探頭。） 你們來吧！怎麼我只是不能把你們找到一起？

瑪露莎 就來，媽媽。包萊克在這里糾纏着。但是怎樣呢，諸位，我們就這樣乾脆

地跑進去嗎？席託夫，你會不會唱歌？

席託夫 我可以湊和。

崙慈 馬賽曲！

瑪露莎 不，不。馬賽曲要像旗子一樣，留打仗時才用。

臺萊奇 我贊成。有些歌只能在教堂裏唱。

越和柴夫 來個快樂調子！哦，太陽多麼溫暖地照着！

安娜 珪珈，莫掀開腿。

瑪露莎（唱）

『天空這樣明爽，

太陽美麗異常；

太陽呼喚着：

（除皮珈外都和唱。）

「在愉快的工作裏，



撇開愁苦，

兄弟們，進行呵。」

頌美你歡快的太陽！

——太陽，大地的工匠！

頌美你歡快的太陽！

——太陽，大地的工匠！

越和柴夫 快些，安娜！你推着我好像送死人似的。

全場（齊唱；包萊克莊嚴熱心地畫着拍子。）

『狂風雷雨

將戰不勝

蔚藍的晴光。

狂風籠罩的下面

雷雨幽暗的裏邊

萬電森芒！

頌美你偉大的太陽！

——太陽，大地的主王！』

（歌的最後幾字在屋角後面反覆着。皮珈獨自站立並凝視着他們走去。）

全場（在臺後。）

『頌美你偉大的太陽！

——太陽，大地的主王！』

——幕落

原书空白页

## 第三幕

一間寬大黑暗的屋子，類似接應室。家具不多，沒有細緻東西；兩個書架；一架鋼琴。後牆上有一個門，兩個大的意大利式的窗子通到露臺。窗子和門都開着，可以看見深黑的天空，撒滿異常光亮的，閃灼着的星辰。靠着近前臺的牆角有一張棹子。棹上放一盞有黑罩的燈。安娜亞歷山德夫娜靠棹坐着讀報。安娜縫紉着什麼東西。崙慈來回地走着。越和柴夫拄着拐杖靠近一個書架，取下一本書。只有在山裏才有的那樣深幽的靜寂。幕開後還沉默了一些時候。

越和柴夫（喃喃地。） 唉，鬼氣！

瑩娜 娃珈，你讀了總統拒絕赦免加索夫斯奇的新聞嗎？

越和柴夫 讀了。

瑩娜 現在要發生什麼事情呢？

越和柴夫 他們許要槍斃他。

瑩娜 哦，天呵，這樣事要到什麼時候才終止呢？受難者還沒有足夠嗎？

越和柴夫（腋下挾着一本書，落下。） 唉，你這個鬼拿……安娜，爲我拾起書來。

安娜（緩緩起來。） 就來。

（崙慈默默地拾起書，把書放在棹上，仍然來回地走。）

越和柴夫（緩緩坐下，看着書。向安娜） 你還沒有亂縫够嗎？

安娜 我們必得作些事。

越和柴夫 那讀書也好。

（安娜不答。靜默。）

越和柴夫 不，不能。這樣幽靈般的靜寂，好像在墳墓裏似的！再一星期像這樣子

我就要跳入深淵，或者喝酒，或者痛打包萊克。

崙慈（興奮地。） 好可怕的靜寂！好像拜輪的夢完成了似的：太陽熄滅了，大地上的一切都已死亡了，我們是最後的人了。好可怕的靜寂！

越和柴夫 你在那里作什麼，席託夫？

席託夫（從露臺。） 看一看。

越和柴夫（鄙夷地。） 「看一看！」（靜默）沒有工作，我受不了

安娜 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我們要得忍受。

越和柴夫 你可以，假如你願意，但是我……鬼氣！（讀。）

安娜（坐着沉思。） 塞爾先克現在要有二十一歲了……他是一個漂亮的孩子，很像

闊珈。你可記得他了，安娜？

安娜 不記得。

瑩娜 但是我還記得這樣清楚……你會打他，安娜。你是一個淘氣的孩子。他死得多麼快！——三天裏就病死了。那麼大的孩子害盲腸炎！剛來給他割肚子，你相信嗎；約瑟阿蒲羅摩維奇……

越和柴夫 唉，實在，你真說够了！今天一晚你只說着死人。死，死，死，死了倒好！席託夫，到這里來坐下我們談談吧！

席託夫 就來。

崙慈 多麼可怕的苦悶！

越和柴夫 瑪露莎在她信裏寫了些什麼，瑩娜亞歷山德夫娜？

瑩娜（嘆息。）寫的倒不少，但是她沒給我們一點正經消息。她允許一星期過後回來，但是又被什麼事耽擱了，還得在那里再過一星期。昨天我接的信又是……

越和柴夫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你要知道一些新消息。

瑩娜 關伽倒不是病了嗎？

越和柴夫 病！說死了，乾脆！

崙慈 那麼她就要擡出他的屍身，把牠運到這裏來。

瑩娜 你們說什麼？想想你們在說什麼話！

席託夫（走進來。） 喂，談什麼？

越和柴夫 請坐下。你在那里幹嗎？

席託夫 我看一看星辰。牠們今晚是多麼生動，多麼美麗！

（皮珈進來。演時他在臺上走了好幾次。）

崙慈 今晚我不能看望星辰。我不曉得往那里去才能離開牠們；就是向地窖裏躲，

在那里我還是覺着……明白麼：好像在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空隙；好像一切的

龐然大塊，活的和死的，都擁擠走動着在大地上，並且愈向大地跟前走來。

在這許多大塊裏彷彿還有這樣一種東西……哦，我不知道。（走來走去，仍然

作着手勢。）



席託夫 這里空氣非常清潔。比如在加利佛尼亞……

越和柴夫 你到過加利佛尼亞嗎？

席託夫 到過。在加利佛尼亞黎克天文臺，一向外看人總要覺得很苦悶。

皮珈 媽媽，在廚房裏的那個老女人怎麼來的？

瑩娜 那一個？……哦，她！……她到這里來，我便叫她住下了。她是從下面山路

走來的。一個討飯的，她似乎聾，你有什麼不明白的。

皮珈 她怎麼爬上這一個山來？她怎麼能呢？

越和柴夫 你可以在這里建立一個慈善院，丈母。

瑩娜 你想我不能嗎？也許可以建立，假如塞爾該尼古拉維奇同意。你可以讀一

讀……

皮珈（固執地。） 她怎麼上到這里來的，媽？

瑩娜 我不知道，好孩子。（向越和柴夫）你可以讀一讀瑪露莎寫的關於餓死的兒

童的話：『我要一點麵包，媽媽。』於是母親便出去找。她是怎樣找着的不必說……但是她回來的時候，小女孩子已經死了。

安娜 慈善任什麼也救濟不了。

瑩娜 那麼就這樣讓他們死嗎？

皮珈 讓他們死吧。約瑟，你今天似乎憂愁些什麼？

崙瑟 是的，皮珈，我有很沉痛的心思。這是這樣一個夜晚，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夜晚。一個幽靈的夜晚。你看望星辰了嗎？

皮珈 哈，我倒是這麼快樂！（不接氣地亂彈着鋼琴。）

越和柴夫 停下吧！

皮珈（彈唱。） 我怎樣快樂呵！

瑩娜 莫彈啦，皮珈！

（皮珈用力猛把鋼琴蓋下，走上露臺。靜默。）

崙慈 臺萊奇不久要回來嗎？

越和柴夫 說不定……也許今明天就要回來……席託夫，你怎麼只是不作聲？

席託夫 哼。不大想說什麼。

崙慈 我有這樣沉痛的心思！這樣沉痛的心思！我真要自殺了！

越和柴夫 沒意思。天文學家沒有自殺的！

崙慈 我是一個不高明的天文學家，狠不高明，很不高明的。

安娜 那更好，你或者可以作點切實事。

崙慈 我今天怕星。我想：牠們是怎樣地廣大，牠們是怎樣地淡漠，並且牠們和我

是怎樣地漠不相關。我現在成了這麼微小，這麼可憐，好像是一隻小雞，你們

明白，當坡格隆時代曾在某處躲藏的小雞，現在我坐在这里什麼也不明白。

（皮珈進來。）

越和柴夫 星辰——和坡格隆……真是奇妙的牽連！

瑩娜（向越和柴夫使了個眼色。）這是因為我們都受了神經過分緊張的痛苦，約瑟

阿蒲羅摩維奇。我們天天只是想：瑪露莎已經走了六個多星期了，但事情却還  
沒有一點頭緒。我是已經慣於一切的人了，但時常仍然焦急得亂頓。

崙慈 絨毛在飛，玻璃在響，但是他却坐着——他在想什麼呢？

越和柴夫 他什麼也不想。他想雪在下着。

崙慈 無終使我害怕！怎樣無終？爲什麼無終？我看望着星辰：一個，十個，百

萬，——全都無終。哦，我的上帝，我向誰訴苦呢？

越和柴夫 爲什麼要訴苦呢？

崙慈 我，一個小猶太人……（來回地走，作着手勢。）

包萊克（走進。）諸位晚安！我可以和你們同坐一會嗎？我不攪擾嗎？

瑩娜 哦，一點也不。請。

包萊克 磁針非常不穩，崙慈。明天要得觀察太陽。（崙慈自己喃喃着。）對你，

我什麼也不說，席託夫：你顯然把這裏的工作放棄了。你要走嗎？

席託夫 是的，後天。

瑩娜 怎麼！華西里華西里維奇：你不是要等着闊珈嗎？你爲什麼這麼急慌着要

走？

席託夫 我必得走。我不能再耽擱了。我已經耽擱得太長遠了。

越和柴夫 你走後這裏要完全糟了。讓你到新西蘭的旅行去牠的鬼吧！

席託夫 不能，我必得去。

安娜 你爲什麼不工作呢，包萊克君？

包萊克 我今天默默想想，可敬的安娜塞爾該維娜。今天是我三十二歲的生日，我

正好生在這一分鐘，晚十點三十七分。把時間的差異扣除時，所得的時間（看

錶）正好合這里十點十六分。

越和柴夫 祝福你！

包萊克 謝謝。我今天也稍微想想一下。在我的三十二年生活裏，我爲科學作的事可以說是不少，並且我的名字……我不願嚙嚙。我現在已有權力來爲個人生活作點事了。

越和柴夫 你要結婚嗎？哦，哦！

包萊克 是的，你猜對了，我要結婚。

瑩娜 你作得對。不過你要得找個好婦人。

包萊克 我的未婚妻今年在大學畢業。你們的安適的家庭，瑩娜亞歷山德夫娜，不久就不把我算作一員了。

瑩娜 看這個狡猾傢伙！你連一次也沒曾提過。

皮珈（猝然地。） 我也要結婚。我也有一個未婚妻。她是非常美麗的！

包萊克 真的嗎？你開玩笑？

瑩娜 皮珈！

(皮珈哈哈大笑，走上露臺。)

安娜 他是怎麼回事？這樣放蕩！

安娜 連我也不明白。從你來後，皮珈完全變成兩樣了……約瑟阿蒲羅摩維奇，你同皮珈接近，你可知道他是怎麼回事？我真是不安。

崙慈 皮珈？他是一個好青年。他也有沉痛的心思。

包萊克 你們還談話吧，諸位……我自己今天也有點激動，也樂於聽你們談話。

崙慈(喃喃地。) 星辰，星辰……

包萊克 你想告訴我們關於星辰的事嗎，親愛的崙慈？

崙慈 以前我們坐着而且期待，想着那里已經打了決勝的仗的時候，星辰在烏雲上面閃耀，現在牠們又閃耀着了……真能使我瘋狂……

越和柴夫 要得工作，要得工作。我們坐在這里，真好像被釘在棺材裏面了似的。

唉！(他跛行穿過屋子到窗子跟前，向外看望片時，於是回到自己的位置。)

好像是臺萊奇回來了。

包萊克 我很喜歡臺萊奇君……一個非常莊嚴的人。

瑩娜 想又是一事無成！

越和柴夫（粗暴地。） 你還期望什麼？不是有一封信告訴你什麼事也沒成功嗎？

瑩娜 哦，上帝呵！闊珈，我的闊珈！我見不着你了，我的孩子，我覺得我不能够

再見你了。（啜泣。）

臺萊奇（走進。向大眾致敬，坐下。） 晚安。

瑩娜 你困倦嗎，親愛的臺萊奇？你要喫點東西嗎？

臺萊奇 不用，謝謝你。我在路上已經喫了點東西了。

瑩娜 有什麼新聞？

臺萊奇 那裏有許多人被捕了。你們一定已經聽說深珂被絞死了吧？

衆聲 能够嗎？深珂？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越和柴夫 好可憐的小人兒！喂，他怎樣？

瑩娜 怎樣的青年！……去年他不是和闊珈到這裏來過一次嗎？ 黑黑的，一嘴鬍  
髭！……

安娜 是的，就是他。

瑩娜 他曾親我的手。那麼樣的青年！……他的媽媽還在活着嗎？

安娜 唉，媽媽！……你可知道，臺萊奇，他洩露了什麼事情嗎？

臺萊奇 他勇敢地赴死，雖說他們卑污地對待他。他要他的辯護者臨他處刑時到  
場：因為他沒有親人，照理是能夠那樣要求的。他們允許他了，但是却踐

言，所以當最後的瞬間他只看着星辰和絞手的臉面。他是在夜間被處刑的。

崙慈 星辰，星辰！

（靜默。）

臺萊奇 在特爾納地方兵士們槍斃了有二百工人，並許多小孩和婦女。在濕汀堡區

域裏發生了大饑荒。有些人說，曾發生人喫死屍的事。

越和柴夫 你是一個傳遞不幸的黑衣使者，臺萊奇。

臺萊奇 在波蘭又發生了坡格隆運動。

崙慈 什麼？又？……

包萊克 多麼殘忍！多麼癡呆的人們！

瑩娜 或者還只是謠傳。有許多人說……

越和柴夫 我們的人呢？我們的事呢？

臺萊奇（聳着肩頭。） 明天我要到那里去。

安娜 他們也要絞死你，這就完了。要得等等才好。

越和柴夫 我也和你同去！

安娜 這樣腿你要到那里去？全部想想，瓦羅丁，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了。

越和柴夫 唉！……

臺萊奇 你的腿怎樣了，瓦羅丁？

（越和柴夫揮着一隻手。）

安娜 不好。

璽娜 你不知道一點鬧瑯的事嗎？

臺萊奇 在規定的時間沒有人到場，我猜度是事情延期了。我自己也是在疑團裏。

明天我要到那里去。

璽娜 上帝助你，我親愛的臺萊奇。我祝福你如祝福我的兒子。（臺萊奇親她的  
手。）

包萊克（向席託夫）你說，——一個工人受這麼多的教育。我真奇怪。

席託夫 唔……是的。

包萊克 我最喜歡他述說事情，那麼簡單清楚。

崙慈（叫喊。）你們聽到了嗎？

安娜 什麼事？你叫喚什麼？驚恐了……

崙慈 又！他們又在殺父親，母親，又在把小孩撕成碎片。哦，我覺着了這件事！

我今天明白了這事，當我看着這些可詛咒的星辰的時候！

包萊克 親愛的崙慈，自家放安靜些。

瑩娜 你爲什麼告訴我們這事呢，臺萊奇？

臺萊奇 那沒有什麼。

崙慈 不，我不放安靜，我不要安靜！我已經安靜得足够了。他們殺害我的父親，

我的母親，和我的姊妹時，我安靜。他們在那堡柵上殺了我的兄弟時，我安

靜。哦，我已經安靜得很久了！現在我也還是安靜。難道我不安靜嗎？ 臺萊

奇！……那麼一切……豈不都是枉費了嗎？

臺萊奇 不；我們將來要勝利。

崙慈 臺萊奇，我會愛過科學。包萊克，我會愛過科學。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

還這樣小的時候，街上所有的孩子都痛打我，在那個時候便愛上了科學。他們痛打我，但是我想：『等我成人了，我將來成了一個著名的科學家，我的家庭：我的曾經以最後的金錢供給我的父親，和曾經爲我而痛哭的母親，將因我而榮耀。』哦，我會怎樣地愛過科學！

包萊克 我實在爲你難過，崙慈。我敬愛你。

崙慈 我沒有東西喫的時候，我沒有喝的時候，我好像一條餓狗一樣，通街徬徨尋找一片麵包皮的時候，——我的思想仍然注在科學上。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姊妹都被殺害的時候，我哭喊，扯我的頭髮，還是只想着科學。哦，你看我是怎樣地愛過科學。但是現在……（輕聲）我厭惡科學。（叫喊）用不着科學！去吧科學！

包萊克 崙慈，崙慈！我多麼爲你難過……

安娜 自己放安靜些，崙慈。你不能够這樣，這豈不是瘋狂。

崙慈 唉，瘋狂！任牠瘋狂吧，但我是安靜的。你們要想我是不安靜，那便錯了。

我現在不要科學了。我要離開這裡。我要離開這裡。你們聽見了沒有？

臺萊奇 和我一同。

崙慈 是，我要和你去。我現在不要科學了。可詛咒的星辰！阿又，又！我聽見他們怎樣在那里叫喊！你們聽不見，但是我聽見了！並且我看見——一切，一切被燒的，被殺害的，和被撕爲碎片的人。他們殺害，是因爲在我們中間生下了耶穌，是因爲在我們中間生下了先知和馬克斯。我看見他們。他們從窗子凝視着我，冰冷的殘傷的屍屍，我睡覺的時候，他們站在上面並且問我：『你要研究科學嗎，崙慈？』不！不！

瑩娜 我的親愛的崙慈！願上帝助你！

崙慈 是的，上帝！我是一個猶太人，我招喚猶太人的上帝！復仇的上帝呵，復仇的主上帝呵，顯現吧！起來吧！你世界的裁判者，給凌辱別人的人們以報復

吧！復仇的上帝呵！復仇的主上帝呵！顯現吧！

越和柴夫 願劊子手滅絕吧！

（崙慈不作聲地揮着拳頭走出去。）

越和柴夫 臺萊奇，他怎樣？

包萊克 好不幸的一位青年！一個人倘若熱心於科學而仍然不能使用牠，是十分難

過的事。我曾經這麼愉快，但是他說話的時候我却哭了，瑩娜亞歷山德夫娜。

瑩娜 你不用說了。我的心碎成片片了。哦 上帝，這一切什麼時候才告終結呢！

活在世上，都這樣見不着光明的日子。哦，人生！

（臺萊奇把越和柴夫拉向一旁，警戒地望着瑩娜亞歷山德夫娜，向他

低語。在說第一句話時越和柴夫把頭猛然一昂並且高聲說。）

越和柴夫 不能吧！尼古……

臺萊奇 嗤！（互相低語。）

包萊克 我們必得信靠上帝，可敬的整娜亞歷山德夫娜，但是不是這位不幸的青年

所說的復仇的上帝，却是仁慈和愛的上帝。

席託夫 是的。依各人所需要的，有許多不同的上帝。

整娜 唉，孩子們，你們是我所必得要背的十字架！

（塞爾該尼古拉維奇走進，向衆人致敬。）

塞爾該 你也在這里，包萊克？

包萊克 今天是我的生日，親愛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塞爾該 祝福你。（握手。）

包萊克 並且我今天很榮幸對大家宣布我和芳妮愛斯特拉女士訂了婚。

塞爾該 哈，你真是幸福的人！

包萊克 是的。現在我要有一個衛星了，可敬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大笑。）

塞爾該 再祝福你。告訴我，沒有什麼關於尼古拉的新消息嗎？



臺萊奇 大概逃亡是延期了。

越和柴夫 假如你要知道大地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呵，我的可敬的天文家。

塞爾該 怎麼？又有什麼禍患嗎？

越和柴夫 是的——無益的憂慮。（頭偏向一方）當我這樣看着你的時候，我想：

『這個人在世上有一個朋友嗎，或是完全孤獨自處呢？』

塞爾該（指着瑩娜亞歷山德夫娜。） 這是我的朋友。

瑩娜 不要使我覺得不好意思，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我這樣朋友於你有什麼用處？

越和柴夫 好吧，就讓這位是的。還有誰呢？

塞爾該 我還有幾個朋友。但是試想想吧，我從不曾見過他們。一個住在南非洲，

他有一座天文臺，第二個在巴西，第三個——我不知道他在那里。

越和柴夫 他不見了嗎？

塞爾該 他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就死去了。還有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雖說我很

愛他——他還沒有出世。他大約要在七百五十年以後出世，我將要把我的幾種觀察的證實信託他。

越和柴夫 你相信將來是他作這事嗎？

塞爾該 是的。

越和柴夫 好出色的一群朋友。你倒可以把他們捐到博物館裏去！對不對，臺萊

奇？

臺萊奇 我喜歡臺爾諾夫斯基的朋友。

（皮珈急急慌慌走進並四周看望。）

皮珈 崙慈那里去了？你們都在這里嗎？很好。那麼崙慈呢？

瑩娜 他在他屋裏，皮珈。去和他叙叙；他是那麼憤激。

皮珈 請你們都留在這里，諸位，我要預備一點小玩意。今天是這樣好的日子。

包萊克 玩花炮嗎？哈，這個機伶的皮珈。但是這未免太過，雖然日子這樣好……

皮珈 我就來。(退出。)

塞爾該(緩緩地走來走去。) 你不知道吧，包萊克，今天風雨表到了什麼度數？

包萊克 低些，可敬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塞爾該 可以覺着。

包萊克 磁針不穩，我們可以想見南緯度有颶風。

塞爾該 是的，那里要鬧颶風。

安娜(向瑩娜) 皮珈一定在籌劃什麼惡作劇的玩意。你不應當給他湊趣，媽媽。

瑩娜 我怎麼對付他呢？你自己可以看見，他……

越和柴夫(和臺萊奇一同走向棹子跟前。) 這裡是怎樣幽靈般的靜寂：真像是在墳

墓裏似的。

塞爾該 真的嗎？我倒覺得這下面有點鬧。

臺萊奇(向越和柴夫) 哦，還有一件事：假如我不回來的時候，你告訴她……

越和柴夫 我知道。唉，多麼氣悶！

安娜 我倒覺得天有點涼了。

越和柴夫 氣悶也罷，涼也罷，於我都是一樣。假如我在這裏再蹲一個星期……

包萊克 諸位，我們談話是不是要個秩序，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插嘴？主席，我們來

選……

崙慈（走進。） 叫我了嗎？你叫我了嗎，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塞爾該 沒有。

崙慈 但是皮珈怎麼告訴我……（轉回要走。）

包萊克 來和我們坐在一處吧，親愛的崙慈。現在你略爲安靜些了，我要告訴

你，我不贊同你對科學的意見。

崙慈 唉，隨我！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我得告訴你，我要離去天文臺了。

（門後皮珈的聲音：『奴僕們！讓路給女公爵！』）

包萊克(笑) 哈，是皮珈！多麼愛玩的孩子！聽，聽！

(門大開。皮珈和老婦人進。她幾乎變成直角了並且難於向前走動。

一副怕人的貧窮，老年，和不幸的樣子。皮珈，牽着她的手，歡天喜地地向前走，好像是在歌劇裏似的。靠門顯着明娜，福來子，和別的

僕人們張嘴露牙的笑臉。)

皮珈 諸位，允許我來介紹：這是我的未婚妻，嬌麗的愛蘭。

越和柴夫(暴笑) 多麼昏蛋！

安娜 我說過吧！

包萊克(站起。) 這是辱弄！我不准何人嘲弄我的未婚妻！

皮珈(高聲) 嬌麗的愛蘭，向衆位鞠躬！

(老婦人鞠躬。)

包萊克 我反對！這是一種侮辱！

瑩娜 他開玩笑。好皮珈，算了！嘲弄老年人不是好事。

崙慈 不，這不是玩笑！我明白。哦，我明白！

皮珈 對啦。現在我們來談一談吧，嬌麗的愛蘭，你多大了？（老婦人不作聲，搖頭。）你說十七，是不是？哦，你十七歲，窈窕的少女呵！你的父親，公爵，

你的母親，公爵夫人，同意於我們的結婚嗎？

（老婦人不作聲，搖頭。）

包萊克 我的極可敬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我在你家裏受侮辱……

崙慈（狀似瘋狂。）你插什麼嘴！誰說着你的愚蠢的未婚妻了？

包萊克 崙慈君，你回答我！

崙慈 星辰，可受詛咒的星辰呵！

皮珈 我是多麼快樂，嬌麗的愛蘭！你可聞着了玫瑰花的芳香？你可聽着了夜鶯在

花園裏怎樣歌唱？牠是在歌唱着我們的愛情，嬌麗的愛蘭！

崙慈 可詛咒的星辰呵！

皮珈 你的甜香的小嘴，哦，嬌麗的愛蘭……

崙慈 是的，是的……

皮珈 你的珍珠似的牙齒……

崙慈 是的，是的！

皮珈 你的溫柔的雙頰——哦，我瘋狂地愛戀着你，嬌麗的愛蘭！爲什麼你的銷魂的雙眼那麼畏縮地向地下低垂？

崙慈 侮辱！你也不害羞嗎，包萊克？科學！……你可明白麼？她是我的母親，她是我的母親……

包萊克 我不明白……

皮珈 直起你的纖弱的腰，並且驕傲地自己宣告是我的妻，嬌麗的愛蘭！在你的懷抱裏我的不寧靜的心尋着了永久的安息！

(老婦人搖頭。)

安娜 他們這些人都應當帶入瘋人院。

越和柴夫(驚異地。) 安娜，莫作聲！

包萊克 這是這麼一個……

崙慈 莫作聲，呆子，不然我要……！她是我的母親。(向老婦人)老婦人！(他

把皮珈推到一邊，)聽我，老婦人，我在這里跪在你的面前。我，一個小小的猶太人！你是我的母親，哦，讓我，讓我來親你的手……

皮珈(叫喊) 她是我的未婚妻！

崙慈 她是我的母親，你放下她……

安娜 給我點水！

崙慈 老婦人！寬恕我！我會愛過科學，——我，一個癡愚的猶太人，一個猶太人！……



越和柴夫（向臺萊奇） 要得想個什麼辦法！

臺萊奇 隨他去！

崙慈 我只愛你，我的親愛的老婦人。拿去我的頭和我的心吧！可詛咒的星辰！可

詛咒的星辰呵！

臺萊奇 你來和我一起，崙慈。

皮珈（叫喊。） 她是我的未婚妻！

瑩娜 哦，天呵！皮珈，他病了！

安娜 水！

崙慈 我和你一起走，並且向天宣誓……

越和柴夫 你莫要作聲了！

（皮珈爲暴病襲擊。除臺萊奇外，衆人都奔向他；塞爾該尼古拉維奇

前走一步，於是站住看着崙慈。）

崙慈（跪着。）老婦人！你看我在哭喊，老婦人，我是一個曾經愛過科學的小猶太人。你是我的母親，你是我的母親，並且我對天宣誓，我要把我的全生命都交給你，我的親愛的老婦人。我哭……哦，可詛咒的星辰！

——幕落

原书空白页

## 第四幕

戲臺的右角現出天文臺圓頂的橫截面，三分之一伸入景後。繞着圓頂是有光亮的生鐵闌干的低矮走廊。戲臺低處現出和天文臺主要部分接連的一間屋頂一小部分，並現群山的糢糊輪廓。其餘便是一大片夜晚的天空。星辰。圓頂內面非常暗黑；左邊是一架大屈拆遠望鏡的不分明的形體；兩張棹子上放着帶有暗黑不透明的罩子的燈。圓頂裏的百葉窗開着，星空在窗眼裏顯現。往下的階梯也只現一段。

靜寂，只有測拍計的低微響聲。

塞爾該尼古拉維奇，包萊克，和皮珈。

包萊克 那麼，可敬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你要勞神照應這間屋子。我要走了。表冊是無論怎樣要作完的。

塞爾該 工作，工作！再會！

包萊克（轉臉向皮珈） 喂，咱們今天覺得怎樣，烏萊尼亞女神的青年牧師？

皮珈 很好，謝謝你。

包萊克 咱們不要再和這麼想結婚的可憐的包萊克開開玩笑了嗎？

皮珈 實在的，我以前不是想……

包萊克 我知道，我知道。……

塞爾該 那時候他是不好。

包萊克 我說笑話，可敬的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我很驚奇地發覺我現在怎麼這樣能

談諧。福來子弄潑了牛乳的時候，我向他說，「福來子，你在後面留下了一道

天河了。」……他忍不住大聲笑起來。（大笑）但是我不願嚼囉。再會。

(退出。)

皮珈 這位包萊克是多麼好笑！爸爸，我在這里攪擾你嗎？

塞爾該 不，好孩子。

皮珈 我不願往下面去。那里非常苦悶。你可知道席託夫昨天從加路打了一個電報

來：『我現在坐在這里看望着金字塔！』你看過金字塔嗎？

塞爾該 看過。好孩子，我怕媽媽自己在下面要覺着很難過。

皮珈 她剛已睡着了。白天我和她在一處坐了好些時候。她總是惦念着關珈，爸

爸。

塞爾該 但是完全沒有消息。安娜沒有送來什麼新聞嗎？

皮珈 沒有，她不喜歡寫信，當然沒有什麼消息。我向媽媽說了又說，但是你知道

向婦人們說話是多麼難……現在我不攪擾你了。你有些測算要作嗎？

塞爾該 是有一點。我有些倦了。

皮珈 我要來讀……哦，爸爸，昨天我讀雜誌裏記載你關於星雲的大發現，並且把你列入……

塞爾該 我發現這個在十年以前了，我的孩子。天文學的名譽起來得遲緩。人們對於我們沒有什麼注意。

皮珈 連我也不明白牠！

塞爾該 我們仍舊過着孤獨的生活，像埃及的僧侶似的，雖說違反着我們的意志。皮珈 那是多麼呆！爸爸，我病的時候你爲什麼把我放在這里？我一定擾亂你了。

塞爾該 不。我要非常高興什麼東西，我喜歡把牠帶到上面這里來。我有一種可笑的信心，以爲這里沒有痛苦也沒有疾病、這里有——星辰。

皮珈 有一次我在夜半醒了，看見你在看着星辰；天氣很靜恬，你在看着星辰，那個時候我像明白了什麼……不，我感覺到。我不知道，——我所不能夠

表白的東西。好像是我們完全孤獨地在世界裏，你，星辰和我……或者，好像我們已經死了。但是這也並不可怕，只是那麼靜恬，那麼和平，並且那麼純淨。我現在異常愛人世生活……那是怎麼回事？我還和從前一樣不大明白，爲什麼有生命，爲什麼有老年，並且爲什麼有死亡？但是現在於我完全都是一樣了。哦，工作，工作，我不願嚙嚙，如包萊克所說的一樣。

塞爾該（沉思地。）是的。一個人要只想着自己的生死，他的生活便要異常恐怖並且異常苦悶，好像迷失於墓窖裏的小蟲蟲似的……爲着要充實起可怕的虛空，他幻造出許多美麗的健強的虛象；但就是在他所幻造的虛象裏面，他也只說着他的生死，於是他的恐怖滋長了。這樣，他就好似蠟像館的主人一樣，——是的，好似蠟像館的主人一樣。白天裏他和他的主顧們談笑，接收他們的錢；但在夜裏，他却孤獨地徘徊戰慄着於那些無生命的，無靈魂的死物之間。哦，倘若他要知道，生命是無處不在的！



皮珈 你可知道，爸爸，在我的生命裏第一件嚇了我的是什麼東西？是在一間空屋裏的椅子，完全一張平常的椅子；但是忽然這樣的恐怖抓住了我，我大聲喊叫起來。

塞爾該 人的思想就像一隻鳥雀——強健的，自由的，空間的主宰；但是人却用羽翼束縛住他的思想，把牠放在無恥的，欺詐的網牆的籠子裏。蒼天誘引牠逃脫，但是牠和別的鳥們爭吵並且變為瘡腫而且癡愚……却不飛去。

皮珈 可憐的空間的主宰呵！

塞爾該 不錯，各物都在活着。當人把捉住了這個的時候，他就要快樂地生活着如一個希臘人，如一個異教徒。山林和川澤的女神要再現形，衆仙們都要在月光裏跳舞。人要經過森林漫遊，並且和樹木花草談心。他就永不孤獨了，因為各物都是在活着：五金，石頭，和樹木。

皮珈（笑） 你非常有趣，爸爸。

塞爾該 哦，是麼？

皮珈 你就是和椅子也謙恭。實在的，你就是和無生命的東西也謙恭。無論你要將一種什麼東西往手裏拿，你都以一種謙恭的態度待牠。我不能够表白出來。你心神是那麼滿不在意，但你行動得却那麼靈敏，從不猛碰着什麼東西，或者和什麼東西撞面，或者使什麼東西跌落。假使椅子碗櫃和玻璃杯在夜裏聚會，如在安徒生的童話裏一樣，並且開始談起話來，牠們許要滿口稱贊你哩。

塞爾該 是麼？我喜歡椅子談話。

皮珈 在你走開之後，這裏要發生什麼事呢？或者各物都要歌唱？

塞爾該 各物當我在這裏時也歌唱。

皮珈 管樂在低聲歌唱，是麼？

塞爾該 你可聽着，我的孩子，星辰在歌唱？

皮珈 沒有。

塞爾該 牠們歌唱，牠們的歌曲神秘得如永生一樣！誰要從那無極的太空的深處聽着了牠們的聲音，他便要成爲永生的兒子！永生的兒子——是的，皮珈，不定什麼時候人要這樣稱呼。

皮珈（笑） 爸爸，不要生氣：莫非包萊克也是永生的兒子嗎？

塞爾該 或者是。

皮珈 但是他那麼呆板，那麼小量……哦，哦，我不願再敘了。我願坐在這里。這上面是什麼空氣！我們下面從沒有過的。你仍然在沉思嗎？

塞爾該 是的。

皮珈 好，你沉思吧。我來讀報。

（靜默。）

皮珈 崙慈走後，今天正好三星期了。

塞爾該 是麼？

（靜默。皮珈閱讀。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打斷沉思緩緩開始工作。）

皮珈 頭幾夜裏我還在發熱的時候，我非常怕屈折望遠鏡。牠隨着星辰繞圈子，我再睜開眼睛時牠已經前進一點了。並且我覺得——我不明白——好像是一隻大的黑眼睛……在許多小摺皺的外套裏面。

（靜默。塞爾該尼古拉維奇把工作放在一旁；手支下顎，坐着深思。）

塞爾該 皮珈，你可知道天文家寂荷柏拉格爲着一件儀器所寫的詩？這種東西便是星位差儀，哥白尼在自己的全部工作裏用牠，是他自己用三根樹幹子作成的。這種儀器都不好，只有阿拉伯的好些。你聽聽我來念詩吧！

『他曾說過太陽離天體獨立，

他曾將地球拋往太空，月球拋往大地，

他將宇宙的秩序全盤更換，

宇宙的原形却不會變遷，

人目習見的天空

更爲整齊，並異常單簡，——

他，我所述說的哥白尼，

只憑短棍兒數根製成了平常的器具，

實現了大膽的計劃，

把無限的天體制下了定律，

使自由運行的行星都來皈依，

他侵凌諸神，那里從創造日始

命運便阻止了前進的路程。

有什麼破不了的障礙？

——哦，偉大的智力！

峨洒，皮里昂，愛特那，阿靈辟……

諸山只枉費了疊移；

智微力強的巨人，

昔時未能藉此達星體。

但是偉大的他呵，

藉自己的智慧造成了器具，

不用體力的幫助

高達了天體。

——哦，萬能的思想的偉績！

雖說這器具的價值是低微，

但是黃金如有智慧，

恐要將牠妬嫉！……』

〔靜默。下面音樂——有些散漫的，憂傷的音調：『在陰暗的牢獄裏……

我在窗檻的後面坐着……

皮珈(跳起。) 什麼聲音？音樂嗎？這能是誰呢？——下面只有媽媽！

塞爾該(轉身。) 是的。是不是瑪露莎？

皮珈(叫喊。) 瑪露莎來啦！我一回就來，一回就來！……(急急跑下樓。)

塞爾該(重複。) ……但是黃金如有智慧，恐要將牠嫉嫉！……

(長時靜默。……樓梯上現出瑪露莎和皮珈。)

瑪露莎 不用哭喊。哭喊有什麼用處？到媽媽那里去！

(皮珈哭着；盡力遏止嗚咽。)

瑪露莎 去，去，她只一個人。服侍她——你是一個男子。

皮珈 那麼你呢？

瑪露莎 我沒有什麼。去吧！(她親他前額。他們分離。)

塞爾該 瑪露莎，我親愛的！你來了！我多麼快樂！你信不信我能感覺一切，我今天

一天都預感着你要到了。

瑪露莎 你好，塞爾該尼古拉維奇。你在工作嗎？

塞爾該 尼古拉怎麼樣？他逃跑了嗎？

瑪露莎 是的，他出獄了。

塞爾該 他到這里嗎？

瑪露莎 沒有。

塞爾該 但是他沒有危險嗎，瑪露莎？

瑪露莎 是的。

塞爾該 可憐的瑪露莎！你大概是很倦了吧。我今天一整天只是想着你，想着他，

——想着他，想着你。關於你我不敢說，但是你倒好像是音樂似的，瑪露莎！

我是這麼歡喜！允許我親你的手——勤勉的曾任巨艱的溫存的小手。（莊重地

親她的手。）坐下，告訴我。



瑪露莎（指着走廊） 我們到那裏去。

塞爾該 我很歡喜！我要爲你搬一張椅子——你是這麼困倦，瑪露莎。（他們走出。）  
坐下，坐下。這裏很好，是不是？

瑪露莎 是的，很好。

塞爾該 以前我和皮珈坐在這裏。他是那麼一個可愛的孩子！他使我現在想起尼古拉……

瑪露莎 是的。

塞爾該 但是皮珈有些柔弱和女孩氣，有時我爲他放心不下。尼古拉却相反，他是那麼能力充實而且勇敢。他是多麼和諧，均整，美好而強健！他是英勇的男子的一個極好的軌範，自然所培養的希有的美麗的模型，再也沒有匹敵的。

瑪露莎 是的，培養……我要說……

塞爾該 他如年青的女神一樣令人喜悅；他操有使人不能拒絕的吸引力。每個人都

那麼愛他，瑪露莎，——就是安娜，就是安娜。他是那麼魁偉！說來你要覺得有點癡愚，瑪露莎，他使我想起日出之前星光熒熒的天空來。

瑪露莎 是的，日出之前星光熒熒的天空。

塞爾該 我相信他不能不逃亡。監獄！什麼是監獄——鏽爛的鐵鎖和荒廢的欄柵罷了。我很驚異，他們怎能把他關鎖得這麼長久；他們應當微笑地像對快樂的年青的王子一樣，爲他開路！

瑪露莎（撲咚跪下，滿心哀痛。） 爸爸，爸爸！哦，這是多麼可怕！

塞爾該 你怎麼的，你怎麼的，瑪露莎？

瑪露莎 極好的模型破碎了！爸爸，美麗模型破碎了，破碎了！

塞爾該 他死了嗎？說！

瑪露莎 他……瘋了、

（靜默。）

瑪露莎(跳起。) 怎麼回事！可詛咒的生命呵！那里是我們的上帝，他的兩眼望着那里？可詛咒的生命呵！痛哭吧，死吧，從此去吧！爲什麼活着呢？——好

人死了，極好的模型破碎了！你明白嗎，爸爸？生命沒有正義——沒有！

塞爾該 全告訴我吧。

瑪露莎 爲什麼？能够述說嗎？要述說必要被了解，——能够被了解嗎？

塞爾該 告訴我！

瑪露莎 他是我的旗幟，蠻衆把他投入獄裏的時候，我想：他們究竟是蠻衆，他却  
是太陽。我想假如有人愛他，一切事情便要爆發：監獄破毀，我的太陽重新照  
耀着；我的太陽。

塞爾該 怎麼會發生這事？

瑪露莎 一顆星怎麼熄滅？一隻鳥怎麼死在籠裏？他停止了歌唱，變得蒼白而且悲  
但是他却盡力來安慰我。只有一次他說：『我不明白這鐵欄柵。這鐵欄柵

是什麼，——牠在我和天空的中間。」

塞爾該 在我和天空的中間。

瑪露莎 並且他們還打囚人。是的，是的，獄裏起了一次暴動。看獄的人闖進他們的獄房裏打他們——一個一個地。他們用拳頭打囚人，用鞭子踢他們，破傷了他們的臉面。他們毫不憐惜地長時間打着他們，那些蠢笨的無情的猛獸！他們也不會放過你的兒子；我看他的時候，他的臉面看着怕人。親愛的，美麗的，對全世界微笑的臉面！他們撕破了他的嘴唇——那從未說過謊言的；他們幾乎打裂了他的眼睛——那僅只看過美麗的眼睛。你可明白這些，爸爸？你可能嬌

正這些？

塞爾該 說！

瑪露莎 並且可怕的，不幸的悲傷在他心裏覺醒了。他從不罵責人；他在我面前防禦着看獄的人，他的殺害者；但是黑暗的憂傷生長在他的眼睛裏；他的靈魂死

了。不過他還始終不止地盡力安慰我。他僅只有一次向我說：我在自己的靈魂裏担受着宇宙的所有的憂傷。

塞爾該 往下說！

瑪露莎 他以後住口了。他走出到我的跟前沒說一句話，我說話的時候，他也全沒發言，並且默默地走去了。他的眼睛變得大而陰暗，好像從他的兩眼裏現出全世界的悲哀。我從沒見過那樣的美，爸爸！今天有個時候我去看他，他已經住了醫院。昨天他們扶他去散步的時候，他要從樓梯上摔下，但是他們把他扯住了。之後，他於是瘋狂了，穿一件緊身的瘋衫——一切就完了。

塞爾該 你看見他了嗎？

瑪露莎 我看見了。但是我不願說這件事了：我不能。美麗的模型破碎了！

塞爾該 他們始終殺他們的先知。

瑪露莎 爸爸！怎麼能够生活在那些殺自己的先知的人們中間？我將來到那里去

呢？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不能看着人們的臉面——我害怕！人們的臉面是異樣可怕的：人們的臉面！我的眼淚枯竭了——只有同樣的淒傷在我的眼前——死亡的，最後的淒傷。你看：我是安靜的。哦，好多的星辰呵！

（靜默。）

塞爾該 瑩娜知道嗎？

瑪露莎 知道。

塞爾該 醫生們說些什麼？

瑪露莎 他們說：『白痴。』

塞爾該 尼古拉——白痴！

瑪露莎 是的。他將要活一個長時期。他要沒有感情；他要喫喝得很多；他要變肥胖並活到高壽。他要快樂。

塞爾該 尼古拉——白痴！那是多難料到！這麼美麗的人，這麼和諧的，光明的心

靈……竟消沉在黑暗裏，消沉於無慰安的，可哀悼的，昏惑搖撼的渾淪。他現

在不美麗了，瑪露莎？

瑪露莎 是的，他不美麗了。這煩惱你嗎？

塞爾該 我喜歡你是這麼安靜。我沒想到你這麼健強。

瑪露莎 我在這樣悲痛裏生活着，一天一天地過了一個月。我慣於牠了。什麼是習

慣呢，爸爸？大概也是一種瘋狂吧？

塞爾該 你現在要作什麼呢？

瑪露莎 我不知道。我還沒有想哩。爸爸，在新的墳墓上面，想着自己的，一個新的生命，是可恥的。就是狗要對於牠的小狗的喪失弄慣，也要時間。

塞爾該 我要爲尼古拉安排，他現在需用得差不多了。瑪露莎，你莫再到他那里去，決莫再去了。

瑪露莎 不，我要到他那里去！

塞爾該 那是一樁罪過，就和放一具屍身在自己屋裏一樣的罪過。屍身必得焚了。

瑪露莎 我要在我屋裏放下一具屍身。

塞爾該 爲什麼？

瑪露莎 你可知道嬌麗的愛蘭？我要找她和我同住。

塞爾該 你這話是對誰來的呢？

瑪露莎 我不知道。對你。

塞爾該 對我？

瑪露莎 是的。我找着了，我現在知道我要作什麼了。我要建築一個城市，在城市裏我要安住一切如嬌麗的愛蘭的老人，一切討飯的，殘廢的，瘋狂者，和盲人。那里要有天生的聾啞白痴，那里要有受癱病和羊癲瘋病苦痛的人們。那里

也要有殺人的凶手……

塞爾該 我爲你難受，瑪露莎。



瑪露莎 那里也要有奸細和騙子，並且有像人的生物，但是要比野獸還可怕。城市的房屋要和居民一樣：僵僵，殘廢，苦痛，盲目；房屋的自身就是奸細，就是凶手。牠們將要塌陷在裏面居民的頭上，牠們將要欺騙並輕輕地把人捺死。我們要不斷地有殘殺，飢餓，和哀哭。我要宣告猶大做這城市的帝王；城市的名子叫作，『往星中！』

塞爾該 可憐的瑪露莎！我為你難受！

瑪露莎 莫濫用你的哀憐吧！你竟不為你的兒子難受。

塞爾該 我沒有兒子。一切人於我都是一樣。

瑪露莎 那是多麼無情！不，我不明白你。

塞爾該 因為我想着一切。我想着過去，想着將來，並想着地球和這些星辰——我想着一切。在過去的時代之煙霧裏，我看着無量數的人已經死去；在將來的雲霧裏，我看着無量數的人將要死去；並且我看着宇宙，我看看到處是勝利的，

無際的生命；我不能爲一個人哀哭。

(樓梯上現出皮珈和瑩娜亞歷山德夫娜。她艱難地向前走，皮珈扶着她。

緩緩地走過圓頂。)

瑩娜(狂奔到她丈夫跟前。)我們的闊珈，闊珈！

皮珈 媽媽，媽媽！不要哭喊！

瑩娜 闊珈！

塞爾該(扶瑩娜坐下，於是站起叫喊。)他們奪去了我的兒子！瘋人！舉手自擊的

瞎子！

瑩娜 沒有什麼……爸爸，我們要得生活下去。闊珈，我的闊珈……

塞爾該 假如太陽低垂了一些，他們許要把牠熄滅，——好在黑暗裏滅絕。他們奪

去了我的兒子！他們奪去了我的兒子！他們奪去了光明！(躁腳。)

(皮珈和瑪露莎跪下，哭喊着，並且抱着瑩娜亞歷山德夫娜。塞爾該

尼古拉維奇走開幾步又走回來。

瑪露莎 原諒我，爸爸。

塞爾該 不用哭喊，不用。我們還有思想，我們還有思想。哦，思想幫助我們吧！

……是的，我必要終老勤勉！

瑩娜 闕珈！

塞爾該 這沒有什麼。生命，哦，生命無處不在。正在此刻，在這一瞬間——是的，就在這一瞬間！——有人生了——正像尼古拉一樣，哦，還好過他——宇宙裏沒有匹敵的。

瑪露莎 他的生是爲着瘋狂，爲着死亡！他的生也是照樣地來使他的媽媽爲他哀哭！這是你的意思嗎？

塞爾該 媽媽？是的，是的。他將要死，瑪露莎。像園丁一樣，生命砍去了最好的花朵，——但是牠們的芳香仍然充滿了大地……哦，你看一看那里，看那無限

的空間，看那充滿創造力的無底的海洋。哦，你看一看那里！看！那里是靜寂的，——但假如你能貫通了空間去聽，穿透了永劫去看，你或者要因恐怖而死亡，或者以神駭而毀滅。依着森嚴的，引力的不可抗的公律，無盡的宇宙在空間裏沿着自己的軌道而狂奔——並且在所有的一切之上，一個偉大的，永生的精靈管理着至上的主權。

瑪露莎(起。) 不要和我說神！

塞爾該 我在說着一個有生，他和我們相像，他受痛苦，他思想，他探尋，正如我們一樣。我不認識他，但是我愛他有如一個朋友，有如一一個同伴。當兩種不可知的力初次偶然相遇的瞬間，最初的生命燃起了——那微小的，不關重要的阿米巴或原形質的生命——在那瞬間一切這些龐大的，閃耀的東西已經找着了他們的主人。這就是無處不在的我們。遼闊的穹蒼！往古的神秘！你在我的頭上，你在我的靈魂裏——並且你已經在我的腳旁，在你的主人的腳旁！

瑪露莎 牠靜默着，爸爸！牠在笑着我們！

塞爾該 但是我命令牠，牠也說話！在這蔚藍的深幽裏我看望，我的眼光流過空間並且攫捉住人們從沒見過的东西。我呼喚，並且從那里，從幽冥的陰暗裏，一個戰慄的神秘迅速地反應着我的呼喚。牠充滿了憤怒和畏懼，以破裂的聲調恫喝，以光彩眩人的雙眼窺探——一個無力的，可憐的怪物。於是我歡樂，並且向時代和空間叫喊：『祝福你，永生的兒子！ 祝福你，我的不相識的遠方的朋友！』

瑪露莎 但是死亡，瘋狂，和奴隸們的野蠻的勝利？爸爸，我不能離開世間，我不願和牠分離：牠是多麼不幸。牠呼吸着哀愁和恐怖，——但是我生於世間，並且我的血裏容涵着世間的苦痛。星辰於我生疎，我不知道誰住在那里……我的靈魂，像受傷的鳥一樣，一再一再地又落到世間。

塞爾該 沒有死亡。

瑪露莎 那麼尼古拉呢？你的兒子呢？

塞爾該 他在你心裏，他在皮珈心裏，他在我心裏……他在一切鄭重保存着他的不朽的靈魂的芳香的人們的心裏。難道吉阿丹諾布路諾死了嗎？

瑪露莎 他是偉人。

塞爾該 只有沒有靈魂的野獸死亡。只有殺人的人死亡。被殺死的，被燒死的，被撕爲碎片的人們永遠活着。人沒有死亡，永生的兒子沒有死亡！

瑩娜 闊珈！闊珈！

塞爾該 在古代的廟宇裏，保存着永遠的火。木變成灰，油消滅了，但是火却永遠潛存着。難道你沒有在這里那里——到處覺着牠嗎？難道你沒有覺着在你心裏牠的純潔的火燭嗎？誰給你這個不朽的靈魂？誰的思想，從短促的肉體裏逃脫，繼續在你心裏生活着？你能說這是你的思想嗎？你的靈魂，只是永生的兒子在那里舉行禮拜的祭壇！（舉起兩臂向星辰）祝福你，我的不相識的遠方的朋

友！

瑪露莎 我要回到人世生活。

塞爾該 去！把你從生命那里收受的東西還給牠！交還太陽牠的溫暖！你要如尼古拉一樣死亡，你要如那以自己的無量的幸福的靈魂來保存永遠閃耀的火燭而死亡的人們一樣死亡。但是因着你的死亡你要獲得永生。往星中！

皮珈 你在哭喊，爸爸。讓我親你的手，讓我！

瑩娜 哦……不用哭喊，爸爸，不管怎樣，我們要得生活……

瑪露莎 我要去。我要如保存聖物一樣，保存尼古拉所留下的東西——他的思想，他的銳感的愛情，他的溫存。讓他們重新地，重新地在我心裏把他殺掉吧——我要高高地超引他的純淨的，無疵的靈魂高出於人間。

塞爾該（兩臂伸向星辰。） 祝福你，我的遠方的不相識的朋友！

瑪露莎（兩臂伸向大地。） 祝福你，我的親愛的受着苦痛的兄弟！

瑩娜

闊珈！……

闊珈！……

——幕落，全劇完。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三日原著。

一九二四年七月譯。



原书空白页

## 後記

我譯此書是在一九二四年夏季，那時候正和幾個朋友同住着消磨困長的日子，拿翻譯當作一種精神的遊戲，因此，素園也有餘暇把我的譯稿仔細校正，改了許多因英譯而生的錯誤，使之較近於原文，（若有未曾校出的錯誤，這責任自然還應歸譯者）；憶及那時因一二字之斟酌而拌嘴的情形，不由地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欣喜。

以後這譯稿就由目寒的手轉到魯迅的手裏，他給我許多熱誠的鼓勵。大概他也和我一樣，以為翻譯雖然只是「媒婆」，總也可以算是一種有所紹介的工作罷，就想叫他穿着華服走進世間去。我們倒沒顧及其他，只想提前他的行期，雖然印刷局真個像想實行爲我們「節育」。其實，「媒婆」還不大冇哩，何必就怕想到生育呢。

現在，隔了差不多二年的時光，親愛的讀者們，他總得到行近你們的機會了，在我，不能不感謝朋友的幫助和鼓勵。

陶君爲畫封面，靜農助我校對，我也向他們致我的謝意。

一九二六年四月廿六日，譯者記于北京。